



98
4997
1



4997

三國志序

予閱三國志竣蓋泊舟濟
 陽之南池荷花盛開飲至
 夜半若有人焉歌鶴焉鳴
 古太白酒樓也慨然遐想



昭和十六年二月六日寄
 牛島 謙 誌



三國志 月
獨立久之放舟援筆竊慨
孫氏諸公年太少才太奇
志太銳惜乎公瑾大江長
征名操漢賊子敬拒曹迎
備勸借荊州多操敵自樹

黨孫吳忠計二人而已伯
符義絕表術襲許迎帝猷
甚壯卒中劔擊呼權叮嚀
舉賢任能以保江東安在
哉曹操篡則篡耳有殺漢

之實借擁漢之名若歆若
慮親牽后臂二賊舟曹而
三之若夫用兵用人奸雄
能事古今奸雄亦未有過
操焉者也當肯欲殺操不

者董承劉陽魏諷金禕耿
紀韋晃吉本本子邈邈第
穆耳嗟乎昭烈之知孔明
也非龐德公司馬德操徐
元直不知也及其若魚之

得_レ水_ヲ也。雖_ニ關_ニ張_レ同_レ牀_ヲ而_レ寢_ニ不能_ス奪_フ也。然_モ博_ク望_テ燒_レ屯_ヲ自_レ饒_ク將_レ畧_ス豈_ニ盡_ク出_テ忠_ニ武_ニ哉_ヤ漢_ニ魏_{ヨリ}以_テ來_ル求_ム不_ル亂_ラ其_ノ方_寸者_ヲ難_シ矣_ハ元_ノ直_チ挈_テ忠_ニ武_ニ昇_グ昭_ク烈_ニ

是_レ予_ニ漢_ニ以_テ方_寸予_ニ魏_ニ以_テ髮_ニ膚_ニ耳_ノ何_レ亂_ル之_レ有_ラ龐_ノ德_ノ公_カ曰_ク趨_ク舍_ヲ行_ク止_ム人_ノ之_レ巢_ク穴_ヲ各_レ得_ル其_ノ栖_ク宿_ク而_レ已_ム漢_ノ家_ノ方_寸地_ヲ此_レ亦_レ人_ノ之_レ巢_ク穴_ヲ也_ハ季_ノ漢_ノ之_レ

君在險愈貞後主立悉委
丞相丞相亾三十年丕變
法賢而守矣季漢之臣公
琰文偉儒雅遵令伯約不
廢征討經軍國最久勤而

瘁矣昭烈有北地主孔明
有瞻尚彫僉黃崇以死節
著方寸炳然有足多者予
謂三國人才如春秋而陳
壽紀事不及左傳故辭命

遜馬孔明類子產子產以
治鄭則有餘矣其善者政
無越畔而亦苦謹嚴無餘
地故布局少狹雖然難言
哉漢事大可爲德操諸公

或先之矣爲諸公易爲忠
武難故忠武不可及矣

時

天啓丙寅季夏旣望長洲

陳仁錫譔

陳壽
正銀

四
月

新刊三國志序

史才之良遷固為最蔚宗其亞也繼三子而顯者承祚乎裴註之精補闕拾遺而三國事實盡矣不可不讀焉魏也蜀也吳也其將其相英雄竝出是所以混

三國志 序
一之不容易也豈啻鼎足勢力
相敵而已哉不可不知焉先讀
此書識其勝敗興亡之趣而窺
通鑑綱目則辨正統僞霸之義
而不可拘強弱小大之名乎然
今人多是讀三史未及觀承祚

之志況於典午南北以下之堆
哉故瞽於歷史之學可以痛歎
也門人田犀素志於史學知劉
曹孫氏割據之要往歲退居洛
下加倭訓於三國志東行筮仕
之後再校以終全部之功可謂

勤而不倦者也既而附與洛賈
新鏤於梓逮剞劂成索序於余
余編輯國史館事埤益不遑閱
其訓點然此志之傍訓權輿於
犀則便於初學之功不淺淺乎
且自茲推而通習歷史則是亦

掃史門之丈艸開學問之一路
者也於戲犀也與汝可言史已
矣故不拒其索採毫於館休之
日寬文庚戌孟秋既望弘文院
學士林叟叙

新刊三國志序

學者以課經為本而繙史次之韓子
曰人不通古今馬牛而襟裾是以歷
代有史所以使人得通天下古今之
治亂得失也方今本邦文學之興也
雖國多書肆書多新刊而猶待求漢
本者不少而明船之到長崎港也載

三國志 序
書者我希學者病諸近歲余寓居洛陽一日有客齎三國志來曰欲鏤于梓以廣於世請予加之訓點余辭曰凡加訓點必自非知字之多通理之明典故事實素貯其心者則不能也况陳壽之文松之之註難讀難解者往往有之乎然請不措乃不得已而

諾歷年合部終功唯恐訓點多誤以招人嘲就中魏志之紀或人既點為電矚之間非無差謬於是自忘僭踰之罪謾之塗抹之筆然或漏于校閱之眼或失于剞劂之手者其必多嗚呼自上世及兩漢則三史已備家々有之而鼎峙之治亂得失不可

以不知之則此書之新刊豈不為學者之幸乎此書已新刊延及晉書以下遂使歷代之史不待求漢本以足為則庶哉勸學者繙史之業以免馬牛襟裾之恥云爾

寬文十年庚戌孟秋日

田庵一角書于避塵齋

上三國志注表

臣松之言臣聞智周則萬理自賓鑒遠則物無遺照雖盡性窮微深不可識至于緒餘所寄則必接乎麤迹是以體備之量猶曰好察邇言畜德之厚在於多識往行伏惟

陛下道該淵極神超妙物輝光日新郁哉彌盛雖一貫墳典怡心玄曠猶復降懷近代博觀典廢將以總括前蹤貽誨來世臣前被詔使采三國異同以注陳壽國志壽書銓敘可觀事多審正誠游覽之苑囿近世之嘉史然失在于略時有所脫漏臣奉旨尋詳務

在周悉上搜舊聞傍撫遺逸按三國雖歷年不遠而
事關漢晉首尾所涉出入百載注記分錯每多舛互
其壽所不載事宜存錄者則罔不畢取以補其闕或
同說一事而辭有乖雜或出事本異疑不能判並皆
鈔內以備異聞若乃紕繆顯然言不附理則隨違矯
正以懲其妄其時事當否及壽之小失頗以愚意有
所論辯自就撰集已垂期月寫校始訖謹封上呈竊
惟續事以衆色成文蜜蠶以兼采爲味故能使絢素
有章其喻本質臣寔頌乏顧慙二物雖自罄勵分絕
藻纒旣謝淮南食時之敏又微狂簡斐然之作淹留

無成祗穢翰墨不足以酬

聖旨少塞愆責愧懼之深若墜淵谷謹拜表以聞隨
用流汗臣松之誠惶誠恐頓首頓首死罪謹言

元嘉六年七月二十四日中書侍郎西鄉侯臣裴

松之上

晉書本傳

陳周

陳壽字承祚，巴西安漢人也。少好學，師事同郡譙周。仕宦為觀閣令史。宦人黃皓專弄威權，大臣皆曲意附之，壽獨不為之屈。由是屢被譴黜。遭父喪，有疾，使婢丸藥，客往見之，鄉黨以為貶議。及蜀平，坐是沈滯者累年。司空張華愛其才，以壽雖不遠嫌，原情不至貶廢，舉為孝廉。除佐著作郎，出補陽平令。撰蜀相諸葛亮集奏之除著作郎，領本郡中正。撰魏吳蜀三國志，凡六十五篇。時人稱其善敘事，有良史之才。夏侯湛時著魏書，見壽所作，便壞已書，而罷張華深善之。

諸葛亮

夏侯湛

晉書若經其手可省幾許浮詞

丁儀丁廙

諸葛瞻

杜預

謂壽曰當以晉書相傳耳其為時所重如此或云丁儀丁廙有盛名于魏壽謂其子曰可覓千斛米見與當為尊公作佳傳丁不與之竟不為立傳壽父為馬謖參軍謖為諸葛亮所誅壽父亦坐被髡諸葛瞻又輕壽壽為亮立傳謂亮將略非長無應敵之才言瞻惟工書名過其實議者以此少之張華將舉壽為中書郎荀勗忌華而疾壽遂諷吏部遷壽為長廣太守辭母老不就杜預將之鎮復薦之于帝宜補黃散由是授御史治書以母憂去職母遺言令葬洛陽壽遵其志又坐不以母歸葬竟被貶議初譙周嘗謂壽曰

范頴

卿必以才學成名當被損折亦非不幸也宜深慎之壽至此再致廢辱皆如周言後數歲起為太子中庶子未拜元康七年病卒時年六十五梁州大中正尚書郎范頴等上表曰昔漢武帝詔曰司馬相如病甚可遣悉取其書使者得其遺書言封禪事天子異焉臣等按故治書侍御史陳壽作三國志辭多勸誠明乎得失有益風化雖文豔不若相如而質直過之願垂採錄焉於是詔下河南尹洛陽令就家寫其書壽又撰古國志五十篇益都耆舊傳十篇餘文章傳于世

三國志

東晉本傳

二

三

節錄宋書裴松之傳

裴松之字世期河東聞喜人博覽墳籍立身簡素年
二十拜殿中將軍歷員外散騎侍郎國子博士太祖
元嘉三年分遣大使巡行天下松之使湘州稱指轉
中書侍郎司冀二州大中正上使注陳壽三國志松
之鳩集傳紀增廣異聞既成奏上上善之曰此為不
朽矣後續何承天國史未及撰述二十八年卒時年
八十

敘重刻三國志

史自馬班下稱陳壽三國志其敘魏事最為詳典吳
次之蜀為略而壽蜀人也奈何屑越其國事或云壽
有所嫌于相亮父子而然愚以為諸葛公不置史官
文獻缺略搜括良難非壽過也史稱壽善敘事有良
史才致令夏侯壞書張華深善譙周期其才名范頴
嘉其質直有以也哉但其書具紀傳無表志體未備
而文多略宋元嘉中裴松之博采異同以為之注彌
違補闕爛然可觀說者謂劉孝標之注世說李善之
注文選與松之之注三國俱旁引曲證期于盡言盡

傳表志原
非史體不
備亦可

意而止足爲千古註書之法然則壽書馬班之羽翼
裴注國志之鼓吹自當與本書並行宇宙間亦猶二
儀五緯齊曜璣衡大海百川等潤坤輿者矣南雍書
庫具二十一史而國志板最爲剝缺嘉靖十年以後
續補幾十之七魯魚帝廟又不勝其譌也余旣視事
首謀新之隨行有宋本魏志原缺吳蜀乃參監本手
自校讎隨付剞劂始春迄夏五月畢工費凡三百緡
借本資校者余同年進士四川叅議張君後甲監生
吳養澤佐校者監生劉世教布衣陸景成監生袁之
熊而學錄石可大典簿劉堅榮署典簿事學正陳一
道典籍馬遷則與有監督經營之勞者得附書云
明萬曆二十四年龍集丙申長夏端五日國子祭酒
樞李馮夢禎序于衙齋之南池亭

重刻三國志小序

南雍舊缺有三國志歲久漫漶爲甚太司成馮公視
事之三月乃重鍥焉余惟諸史自史記兩漢書外最
著者無如陳壽國志維時漢季羣雄竝起所在豪傑
如林卓犖奇偉夏絕千古壽所結撰其文采亦爛然
稱是故壽本傳謂其善敘事有良史才裴松之亦稱
其詮敘可觀事多審正良有以矣至其書具紀傳而
缺志表竊意鼎峙之際天造草昧運祚日淺稽古禮
文之事或多闕略宜壽所重在此而不在彼歟三志
所載惟蜀爲簡壽歸咎于相亮之不設史官似也而

後漢書每
云在廷不
見郡國以
聞正不必
史也

紫米事所
必無若果
有之則移
天下官舍

社倉盡入
于金匱石
堂而後可

後主紀乃云史官言景星見豈是時史官主禳祥不
司記註邪即使史缺專官而當時蜀士秦宓譙周之
倫皆博雅好論著聞見宜非乏也不寧惟是相亮王
佐之才其用兵經武司馬宣王至畏之如虎八陣圖
木牛流馬迄今無能窺其祕者壽為蜀人親見其行
事乃謂管蕭亞匹將略非其所長則何也豈所謂脩
却于相亮父子者不盡誣邪抑亮所敵者司馬氏而
壽後為晉臣不得不枉其筆邪嗟乎壽欲誣蜀蜀不
為誣也揜亮亮不為揜也索米詒譏祇足自黜耳後
之觀是志者不惟考鏡往跡得以尚論百年之間而

是志之瑜瑕不相隱抑亦握簡含毫者得失之龜鑑
矣此馮公所為重錄之意也

萬曆丙申季夏穀旦江夏黃汝良題于南雍官署之
一鑑亭

吳門刷氏章欽

三國志目錄

晉 平陽侯相陳壽 撰

魏書

卷第一

武帝 操

卷第二

文帝 丕

卷第三

明帝 叡

卷第四

三少帝

齊王 芳

高貴鄉公

陳留王 奐

卷第五 后妃

武宣卞皇后

文昭甄皇后

文德郭皇后

明悼毛皇后

明帝郭皇后

卷第六 列傳

董卓 李傕 郭汜

袁紹 子譚 尚

袁術

劉表

卷第七 列傳

呂布

張邈 陳登

臧洪 陳容

卷第八 列傳

公孫瓚

陶謙

張楊

公孫度 子康 子晃 淵 弟恭

張燕

張繡

張魯

卷第九 列傳

夏侯惇 韓浩 史渙

夏侯淵

曹仁 第純

曹洪

曹休 子肇

曹真 子奕 義訓 何晏 丁謚 畢軌 李勝

夏侯尚 子古

卷第十 列傳

荀彧 子憚 冀 孫越

荀攸

賈詡

卷第十一 列傳

袁渙 張範 弟承

涼茂 國淵

田疇 王脩

邴原 管寧 胡昭 王烈 張璠 焦光

卷第十二 列傳

崔琰 妻圭 孔融 許攸 毛玠

徐奕 何夔

邢顒 鮑勛

司馬芝

卷第十三 列傳

鍾繇 子毓 華歆

王朗 子肅 周生 烈 董遐 魏禧

卷第十四 列傳

程昱 孫曉 郭嘉

董昭

劉曄

蔣濟

劉放

卷第十五

列傳

孫資

劉馥

司馬朗

梁習

張既

溫恢

賈逵

李孚 楊沛

卷第十六

列傳

任峻

蘇則

杜畿

子恕 孫預

鄭渾

倉慈

卷第十七

列傳

張遼

樂進

于禁

張郃

徐晃

卷第十八

列傳

李典

李通

臧霸

孫觀

文聘

呂虔

許褚

典韋

龐憲

龐涓

母娥 芙

閻溫

張恭

恭子就

卷第十九 列傳

任城威王彰 陳思王植

蕭懷王熊

卷第二十 列傳

豐愍王昂 相殤王鑠

鄧哀王冲 彭城王據

燕王宇 沛穆王林

中山恭王褒 濟陽懷王琰

陳留恭王峻 范陽閔王矩

趙王幹 臨邑殤公子上

楚王彪 剛殤公子勤

穀城殤公子乘 郟戴公子整

靈殤公子京 樊安公均

廣都殤公子棘 東平靈王徽

樂陵王茂 贊哀王協

北海悼王蕤 東武陽懷王鑒

東海定王霖 元城哀王禮

邯鄲哀王邕 清河悼王貢

廣平哀王儼

卷第二十一 列傳

王粲

徐幹

陳琳

阮瑀

應瑒

阮籍

楊脩

荀綽

應璩

邯鄲淳

衛顗

潘勗

劉廙

劉劭

王象

蘇林

韋誕

仲長統

傅嘏

卷第二十二

列傳

桓階

陳羣

子泰

陳矯

徐宣

衛臻

盧毓

卷第二十三

列傳

和洽

常林

楊俊

杜襲

趙儼

裴潛

子秀

卷第二十四

列傳

韓暨

崔林

高柔

孫禮

王觀

卷第二十五

列傳

辛毗

楊阜

高堂隆

棧潛

卷第二十六 列傳

滿寵

田豫

牽招

郭淮

卷第二十七 列傳

徐邈

胡質

子威

王昶

王基

卷第二十八 列傳

王凌

令狐愚

毋丘儉

諸葛誕

唐咨

鄧艾

州泰

鍾會

王弼

卷第二十九 列傳

華佗

吳普
樊阿

杜夔

朱建平

周宣

管輅

卷第三十 四夷

烏丸

鮮卑

東夷

夫餘
濊貊
倭人

高句麗
馬韓

東沃沮
辰韓

挹婁
弁韓

目錄終

三國志

魏書目錄

七

三國志

晉 平陽侯相陳 壽 撰述

宋 西鄉侯裴松之 集註

明 長洲 陳仁錫 評閱

魏

武帝紀第一

太祖武皇帝沛國譙人也。姓曹，諱操，字孟德，漢相國參之後。

太祖一名吉利，小字阿瞞。王沈魏書曰：其先出於黃帝，當高陽世，陸終之子，曰安，是為曹姓。周武

王克殷存先世之後封曹快於邾春秋之世與於盟會逮至戰國為楚所滅子孫分流或家於沛漢高祖之起曹參以功封平陽侯世襲爵土絕而復紹至今適嗣國於容城

桓帝世曹騰為中常侍大長秋封費亭侯

司馬彪續漢書曰騰父節字元偉素以仁厚稱鄰人有亾豕者與節豕相類詣門認之節不與爭後所亾豕自還其家豕主人大慙送所認豕并辭謝節節笑而受之由是鄉黨貴歎焉長子伯興次子仲興次子叔興騰字季興少除黃門從官永寧元

年鄧太后詔黃門令選中黃門從官年少溫謹者配皇太子書騰應其選太子特親愛騰飲食賞賜與眾有異順帝即位為小黃門遷至中常侍大長秋在省闈三十餘年歷事四帝未嘗有過好進達賢能終無所毀傷其所稱薦若陳留虞放邊韶南陽延固張溫弘農張奐潁川堂谿典等皆致位公卿而不伐其善蜀郡太守因計吏修敬於騰益州刺史种暲於函谷關搜得其牋上太守并奏騰內臣外交所不當為請免官治罪帝曰牋自外來騰書不出非其罪也乃寢暲奏騰不以介意常稱歎

温謚似也
稱為忠孝
過矣

忠孝二字
容易許人
豈成史筆

鴻臚
頌一作班

嵩以爲嵩得事^上之節嵩後爲司徒語人曰今日
爲公乃曹常侍^{非丈夫}恩也騰之行事皆此類也桓帝卽
位以騰先帝舊臣忠孝彰著封費亭侯加位特進
太和三年追尊騰曰高皇帝
養子嵩嗣官至太尉莫能審其生出本末
續漢書曰嵩字巨高質性敦慎所在忠孝爲司隸
校尉靈帝擢拜大司農大鴻臚代崔烈爲太尉黃
初元年追尊嵩曰太皇帝吳人作曹瞞傳及郭
頌世語並云嵩夏侯氏之子夏侯惇之叔父太祖
於惇爲從父兄弟

尚操
頗具英雄
敘次爲高

橋玄
何顯

嵩生太祖太祖少機警有權數而任俠放蕩不治行
業故世人未之奇也
曹瞞傳云太祖少好飛鷹走狗游蕩無度其叔父
數言之于嵩太祖患之後逢叔父于路乃陽敗面
啜口叔父怪而問其故太祖曰卒中惡風叔父以
告嵩嵩驚愕呼太祖太祖口貌如故嵩問曰叔父
言汝中風已差乎太祖曰初不中風但失愛於叔
父故見問耳嵩乃疑焉自後叔父有所告嵩終不
復信太祖於是益得肆意矣
惟梁國橋玄南陽何顯異焉玄謂太祖曰天下將亂

非命世之才不能濟也能安之者其在君乎

魏書曰太尉橋玄世名知人觀太祖而異之曰吾見天下名士多矣未有若君者也君善自持吾老矣願以妻子為託由是聲名益重 續漢書曰玄

字公祖嚴明有才略長于人物 張璠漢紀曰玄

歷位中外以剛斷稱謙儉下士不以王爵私親光

和中為太尉以久病策罷拜太中大夫卒家貧乏

產業柩無所殯當世以此稱為名臣 世語曰玄

謂太祖曰君未有名可交許子將太祖乃造子將

子將納焉由是知名 孫盛異同雜語云太祖嘗

許子將

曹操亦喜抄書欲其人片學究

私入中常侍張讓室讓覺之乃舞手戟于庭踰垣而出才武絕人莫之能害博覽羣書特好兵法抄集諸家兵法名曰接要又注孫武十三篇皆傳于世嘗問許子將我何如人子將不答固問之子將曰子治世之能臣亂世之姦雄太祖大笑

年二十舉孝廉為郎除洛陽北部尉遷頓丘令

曹瞞傳曰太祖初入尉廨繕治四門造五色棒懸

門左右各十餘枚有犯禁者不避豪彊皆棒殺之

後數月靈帝愛幸小黃門蹇碩叔父夜行即殺之

京師歛迹莫敢犯者近習寵臣咸疾之然不能傷

疾而不傷又遷之必

遷

有異焉

賞武

陳蕃

武寫已然
之町三公
無推焔故
言之而無
忌也

於是共稱薦之故稱為頓丘令
徵拜議郎

魏書曰太祖從妹失憑彊侯宋奇被誅從坐免官
後以能明古學復徵拜議郎先是六將軍竇武太
傅陳蕃謀誅閹官反為所害太祖上書陳武等正
直而見陷害姦邪盈朝善人壅塞其言甚切靈帝
不能用是後詔書勅三公舉奏州縣政理無效民
為作謠言者免罷之三公傾邪皆希世見用貨賂
竝行彊者為怨不見舉奏弱者守道多被陷毀太
祖疾之是歲以災異博問得失因此復上書切諫

光

八疑人

鑿豪強干
色棒而八
免脏吏真
做事之人

說二公所舉奏專回避貴戚之意奏上天子感悟
以示三府責讓之諸以謠言徵者皆拜議郎是後
政教日亂豪猾益熾多所摧毀太祖知不可匡正
遂不復獻言

元和末黃巾起拜騎都尉討潁川賊遷為濟南相國
有十餘縣長吏多阿附貴戚賊汚狼藉於是奏免其
八禁斷淫祀姦宄逃竄郡界肅然
魏書曰長吏受取貪饕依倚貴勢歷前相不見舉
聞太祖至咸皆舉免小大震怖姦宄遁逃竄入他
郡政教大行一郡清平初城陽景王劉章以有功

魏書一太祖

絕淫祀

辭官一

於漢故其國為立祠青州諸郡轉相倣效濟南尤盛至六百餘祠賈人或假二千石輿服導從作倡樂奢侈日甚民坐貧窮歷世長吏無敢禁絕者太祖到皆毀壞祠屋止絕官吏民不得祠祀及至秉政遂除姦邪鬼神之事世之淫祀由此遂絕久之徵還為東郡太守不就稱疾歸鄉里

魏書曰於是權臣專朝貴戚橫恣太祖不能違道取容數數干忤恐為家禍遂乞留宿衛拜議郎常託疾病輒告歸鄉里築室外城春夏習讀書傳秋冬弋獵以自娛樂

太史

頃之冀州刺史王芬南陽許攸沛國周旌等連結豪傑謀廢靈帝立合肥侯以告太祖太祖拒之芬等遂敗

司馬彪九州春秋曰於是陳蕃子逸與術士平原襄楷會于芬坐楷曰天文不利宦者黃門常侍貴族滅矣逸喜芬曰若然者芬願驅除於是與攸等結謀靈帝欲北巡河間舊宅芬等謀因此作難上書言黑山賊攻劫郡縣求得起兵會北方有赤氣東西竟天太史上言當有陰謀不宜北行帝乃止勅芬罷兵俄而徵之芬懼自殺魏書載太祖拒

芬辭曰夫廢立之事天下之至不祥也古人有權成敗計輕重而行之者伊尹霍光是也伊尹懷至忠之誠據宰臣之勢處官司之上故進退廢置計從事立及至霍光受託國之任藉宗臣之位內因太后秉政之重外有羣卿同欲之勢昌邑卽位日淺未有貴寵朝乏讜臣議出密近故計行如轉圜事成如摧朽今諸君徒見曩者之易未覩當今之難諸君自度結衆連黨何若七國合肥之貴孰若吳楚而造作非常欲望必克不亦危乎

邊章 韓遂

金城邊章韓遂殺刺史郡守以叛衆十餘萬天下騷

何進 袁紹

動徵太祖爲典軍校尉會靈帝崩太子卽位太后臨朝大將軍何進與袁紹謀誅宦官太后不聽進乃召董卓欲以脅太后

識

魏書曰太祖聞而笑之曰閹豎之官古今宜有但世主不當假之權寵使至于此既治其罪當誅元惡一獄吏足矣何必紛紛召外將乎欲盡誅之事必宜露吾見其敗也

二獄吏足矣亦是英雄欺人

卓未至而進見殺卓到廢帝爲弘農王而立獻帝京都大亂卓表太祖爲驍騎校尉欲與計事太祖乃變易姓名間行東歸

許官二

太祖

七

二十

呂伯奢

皆下脫在字

魏書曰太祖以卓終必覆敗遂不就拜逃歸鄉里從數騎過故人成臯呂伯奢伯奢不在其子與賓客共劫太祖取馬及物太祖手刃擊殺數人語曰太祖過伯奢伯奢出行五子皆備賓主禮太祖自以背卓命疑其圖已手劔夜殺八人而去孫盛雜記曰太祖聞其食器聲以為圖已遂夜殺之既而悽愴曰寧我負人毋人負我遂行出關過中牟為亭長所疑執詣縣邑中或竊識之為請得解

世語曰中牟疑是亾人見拘于縣時掾亦已被卓

功曹

書唯功曹心知是太祖以世方亂不宜拘天下雄雋因白令釋之

起義

卓遂殺太后及弘農王太祖至陳留散家財合義兵將以誅卓冬十二月始起兵于己吾

衛茲

世語曰陳留孝廉衛茲以家財資太祖使起兵衆有五千人是歲中平六年也

袁術 韓馥

初平元年春正月後將軍袁術冀州牧韓馥英雄記曰馥字文節潁川人為御史中丞董卓舉為冀州牧於時冀州民人殷盛兵糧優足袁紹之

橋瑁

劉子惠正名而慎動是極有擬議人

孔佃

在渤海馥恐其興兵遣數部從事守之不得動搖東郡太守橋瑁詐作京師三公移書與州郡陳卓罪惡云見逼迫無以自救企望義兵解國患難馥得移請諸從事問曰今當助袁氏邪助董卓邪治中從事劉子惠曰今興兵為國何謂袁董馥自知言短而有慙色子惠復言兵者凶事不可為首今宜往視他州有發動者然後和之冀州於他州不為弱也他人功未有在冀州之右者也馥然之馥乃作書與紹道卓之惡聽其舉兵

豫州刺史孔佃

劉岱

英雄記曰佃字公緒陳留人張璠漢紀載鄭泰說卓云孔公緒能清談高論噓枯吹生

王匡

兖州刺史劉岱

河內太守王匡

蔡邕

英雄記曰匡字公節泰山人輕財好施以任俠聞辟大將軍何進府進符使匡于徐州發彊弩五百西詣京師會進敗匡還鄉里起家拜河內太守謝承後漢書曰匡少與蔡邕善其年為卓軍所敗走還泰山收集勁勇得數千人欲與張邈合匡先殺

匡

執金吾胡毋班班親屬不勝憤怒與太祖并勢共殺匡

渤海太守袁紹陳留太守張邈東郡太守橋瑁

英雄記曰瑁字元偉玄族子先為兗州刺史甚有威惠

袁遺

山陽太守袁遺

張超

遺字伯業紹從兄為長安令河間張超嘗薦遺于太尉朱雋稱遺有冠世之懿幹時之量其忠允亮直固天所縱若乃包羅載籍管綜百氏登高能賦觀物知名求之今日邈焉靡儔事在超集 英雄

鮑信

濟北相鮑信

信事見子勛傳

同時俱起兵衆各數萬推紹為盟主太祖行奮武將軍二月卓聞兵起乃徙天子都長安卓留屯洛陽遂焚宮室是時紹屯河內邈代瑁遺屯酸棗術屯南陽佃屯潁川馥在鄴卓兵彊紹等莫敢先進太祖曰舉義兵以誅暴亂大眾已合諸君何疑向使董卓聞山

曹洪

東兵起倚王室之重據二周之險東向以臨天下雖以無道行之猶足為患今焚燒宮室劫遷天子海內震動不知所歸此天亾之時也一戰而天下定矣不可失也遂引兵西將據成臯邈遣將衛茲分兵隨太祖到滎陽汴水遇卓將徐榮與戰不利士卒死傷甚多太祖為流失所中所乘馬被創從弟洪以馬與太祖得夜遁去榮見太祖所將兵少力戰盡日謂酸棗未易攻也亦引兵還太祖到酸棗諸軍兵十餘萬且置酒高會不圖進取太祖責讓之因為謀曰諸君聽吾計使渤海引河內之眾臨孟津酸棗諸將守成臯

有卓敗者又有諸君失著英雄所以拊心也

夏侯惇

募兵之難如比

據敖倉塞轅轅太谷全制其險使袁將軍率南陽之軍軍丹析入武關以震三輔皆高壘深壁勿與戰益為疑兵示天下形勢以順誅逆可立定也今兵以義動持疑而不進失天下之望竊為諸君耻之邈等不能用太祖兵少乃與夏侯惇等詣揚州募兵刺史陳溫丹楊太守周昕與兵四千餘人還到龍亢士卒多叛

魏書曰兵謀叛夜燒太祖帳太祖手劔殺數十人餘皆披靡乃得出營其不叛者五百餘人至銍建平復收兵得千餘人進屯河內劉岱與橋瑁

瑁 劉虞

相惡岱殺瑁以王肱領東郡太守袁紹與韓馥謀立幽州牧劉虞為帝太祖拒之

超然命世之言

魏書載太祖答紹曰董卓之罪暴于四海吾等合大衆興義兵而遠近莫不響應此以義動故也今幼主微弱制于奸臣未有昌邑亡國之釁而一旦改易天下其孰安之諸君北面我自西向

紹又嘗得一玉印於太祖坐中舉向其肘太祖由是笑而惡焉

推紹盟主 紹非其人

魏書曰太祖大笑曰吾不聽汝也紹復使人說太祖曰今袁公勢盛兵彊一子已長天下羣英孰踰

也死之久矣

於此太祖不應由是益不直紹圖誅滅之

擊賊

二年春紹馥遂立虞為帝虞終不敢當夏四月卓還長安秋七月袁紹脅韓馥取冀州黑山賊于毒白繞

賊易與也 故攻其內

眭固等十餘萬衆略魏郡東郡王肱不能禦太祖引兵入東郡擊白繞于濮陽破之袁紹因表太祖為東郡太守治東武陽

三年春太祖軍頓丘毒等攻東武陽太祖乃引兵西入山攻毒等本屯

武陽自解也不還我能敗其本屯虜不能拔武陽必矣遂乃行

毒聞之棄武陽還太祖要擊畦固又擊匈奴於夫羅于內黃皆大破之

魏書曰於夫羅者南單于子也中平中發匈奴兵於夫羅率以助漢會本國反殺南單于於夫羅遂將其眾留中國因天下撓亂與西河白波賊合破太原河內抄略諸郡為寇

夏四月司徒王允與呂布共殺卓卓將李傕郭汜等殺允攻布布敗東出武關傕等擅朝政青州黃巾衆

擊匈奴

王允呂布

卓七允亡

鄭遂

百萬入兖州殺任城相鄭遂轉入東平劉岱欲擊之鮑信諫曰今賊衆百萬百姓皆震恐士卒無鬪志不可敵也觀賊衆羣輩相隨軍無輜重唯以鈔略為資今不若畜士衆之力先為固守彼欲戰不得攻又不能其勢必離散後選精銳據其要害擊之可破也岱不從遂與戰果為所殺

陳宮

岱

智勇

世語曰岱既死陳宮謂太祖曰州今無主而王命斷絕官請說州中明府尋往牧之資之以收天下此霸王之業也宮說別駕治中曰今天下分裂而州無主曹東郡命世之才也若迎以牧州必寧生

三國志

魏書一太祖

卷一

民鮑信等亦謂之然

信乃與州吏萬潛等至東郡迎太祖領兗州牧遂進兵擊黃巾于壽張東信力戰鬪死僅而破之

萬潛

信死戰

自此一創魏兵日精練蓋得力于青州兵云

魏書曰太祖將步騎千餘人行視戰地卒抵賊營戰不利死者數百人引還賊尋前進黃巾為賊久數乘勝兵皆精悍太祖舊兵少新兵不習練舉軍皆懼太祖被甲嬰冑親巡將士明勸賞罰眾乃復奮承間討擊賊稍折退賊乃移書太祖曰昔在濟南毀壞神壇其道乃與中黃太一同似若知道今更迷惑漢行已盡黃家當立天之天運非君才力

黃巾亦服其才力

不得下脫賊字

所能存也太祖見檄書呵罵之數開示降路遂設奇伏晝夜會戰戰輒禽獲賊乃退走

降青州黃巾

購求信喪不得乃刻木如信形狀祭而哭焉追黃巾至濟北乞降冬受降卒三十餘萬男女百餘萬口收其精銳者號為青州兵表術與紹有隙術求援於公孫瓚瓚使劉備屯高唐單經屯平原陶謙屯發干以

女孫瓚漢帝劉備陶謙

劉表

逼紹太祖與紹會擊皆破之四年春軍郵城荊州牧劉表斷術糧道術引軍入陳留屯封丘黑山餘賊及於夫羅等佐之術使將劉詳屯匡亭太祖擊詳術救之與戰大破之術退保封丘

遂圍之未合術走襄邑追到太壽決渠水灌城走寧陵又追之走九江夏太祖還軍定陶下邳闕宜聚眾數千人自稱天子徐州牧陶謙與共舉兵取泰山華費略任城秋太祖征陶謙下十餘城謙守城不敢出是歲孫策受袁術使渡江數年間遂有江東

孫策

仇東伐

世語曰嵩在泰山華縣太祖令泰山太守應劭送家詣兗州劭兵未至陶謙密遣數千騎掩捕嵩家

應劭

時一作能

輜

以為劭迎不設備謙兵至殺太祖弟德于門中嵩懼穿後垣先出其妾妾肥不時得出嵩逃于廁與妾俱被害闔門皆死劭懼棄官赴袁紹後太祖定薊州劭時已死韋曜吳書曰太祖迎嵩轉重百餘兩陶謙遣都尉張闔將騎二百衛送闔於泰山華費間殺嵩取財物因奔淮南太祖歸咎於陶謙故伐之

陶謙

荀彧程昱曹豹

夏使荀彧程昱守鄆城復征陶謙拔五城遂略地至東海還過邳謙將曹豹與劉備屯邳東要太祖太祖擊破之遂攻拔襄資所過多所殘戮

三國志

魏書一 太祖

五

孫盛曰夫伐罪乎民古之令軌罪謙之由而殘其屬部過矣

會張邈與陳宮叛迎呂布郡縣皆應荀彧程昱保鄆城范東阿二縣固守太祖乃引軍還布到攻鄆城不能下西屯濮陽太祖曰布一旦得一州不能據東平斷亢父泰山之道乘險要我而乃屯濮陽吾知其無能為也遂進軍攻之布出兵戰先以騎犯青州兵青州兵奔太祖陣亂突火出墜馬燒左手掌司馬樓異扶太祖上馬遂引去

袁曄獻帝春秋曰太祖圍濮陽濮陽大姓田氏為

濮

樓異

田氏

反間太祖得入城燒其東門示無反意及戰軍敗布騎得太祖而不知是問曰曹操何在太祖曰乘黃馬走者是也布騎乃釋太祖而追黃馬者門火猶盛太祖突火而出

未至營止諸將未與太祖相見皆怖太祖乃自九祭軍令軍中促為攻具進復攻之與布相守百餘日蝗蟲起百姓大餓布糧食亦盡各引去秋九月太祖還鄆城布到乘氏為其縣人李進所破東屯山陽於是紹使人說太祖欲連和太祖新失兖州軍食盡將許之程昱止太祖太祖從之冬十月太祖至東阿是歲

未餓民乘
天子出奔
皆大經濟
本進

三國志

魏書一 太祖

共

以飢罷食亦救時之策

穀一斛五十餘萬錢人相食乃罷更兵新募者陶謙死劉備代之

吳資

二年春襲定陶濟陰太守吳資保南城未拔會呂布至又擊破之夏布將薛蘭李封屯鉅野太祖攻之布救蘭蘭敗布走遂斬蘭等布復從東緡與陳宮將萬餘人來戰時太祖兵少設伏縱奇兵擊大破之魏書曰於是兵皆出取麥在者不能千人屯營不固太祖乃令婦人守陴悉兵拒之屯西有大隄其南樹木幽深布疑有伏乃相謂曰曹操多譎勿入伏中引軍屯南十餘里明日復來太祖隱兵隄裏

出半兵隄外布益進乃令輕兵挑戰既合伏兵乃悉乘隄步騎並進大破之獲鼓車追至其營而還

趙遼 兗州 平充

布夜走太祖復攻拔定陶分兵平諸縣布東奔劉備張邈從布使其弟超將家屬保雍丘秋八月圍雍丘冬十月天子拜太祖兗州牧十二月雍丘潰超自殺夷邈三族邈詣袁術請救為其衆所殺兗州平遂東略陳地是歲長安亂天子東遷敗于曹陽渡河幸安邑

陳

建安元年春正月太祖軍臨武平袁術所置丞相袁

三國志

魏書一 太祖

七

袁綱
曹洪
董承
袁奴

孫堅
降汝南
黃巾

楊

嗣降太祖將迎天子諸將或疑荀彧程昱勸之乃遣
曹洪將兵西迎衛將軍董承與袁術將袁奴拒險洪
不得進汝南潁川黃巾何儀劉辟黃邵何曼等眾各
數萬初應袁術又附孫堅二月太祖進軍討破之斬
辟邵等儀及其眾皆降天子拜太祖建德將軍夏六
月遷鎮東將軍封費亭侯秋七月楊奉韓暹以天子
還洛陽

獻帝春秋曰天子初至洛陽幸城西故中常侍趙
忠宅使張揚繕治宮室名殿曰揚安殿八月帝乃
遷居

奉別屯梁太祖起至洛陽衛京都暹遁走天子假太
祖節鉞錄尚書事

獻帝紀曰又領司隸校尉

洛陽殘破董昭等勸太祖都許九月車駕出轅轅而
東以太祖為大將軍封武平侯自天子西遷朝廷日
亂至是宗廟社稷制度始立

張璠漢紀曰初天子敗于曹陽欲浮河東下侍中
太史令王立曰自去春太白犯鎮星于牛斗過天
津熒惑又逆行守北河不可犯也由是天子遂不
北渡河將自軹關東出立又謂宗正劉艾曰前太

董昭
都許

王立

諸媚附合之言

讓紹 邊爭富貴 一邊爭功 名便是袁 曹之別 康祇韓浩 等世人知 祇不知浩 又不知有 浩等

白守天關與笑惑會金火交會革命之象也漢祚終矣晉魏必有興者立後數言于帝曰天命有去就五行不常盛代火者土也承漢者魏也能安天下者曹姓也唯委任曹姓而已公聞之使人語立曰知公忠于朝廷然天道深遠幸勿多言

天子之東也奉自梁欲要之不及冬十月公征奉奉南奔袁術遂攻其梁屯拔之於是以袁紹為太尉紹恥班在公下不肯受公乃固辭以太將軍讓紹天子拜公司空行車騎將軍是歲用東祇韓浩等議始與屯由

魏書曰自遭荒亂率乏糧穀諸軍並起無終歲之計饑則寇掠飽則棄餘瓦解流離無敵自破者不可勝數袁紹之在河北軍人仰給桑椹袁術在江淮取給蒲贏民人相食州里蕭條公曰夫定國之術在于彊兵足食秦人以急農兼天下孝武以屯田定西域此先代之良式也是歲乃募民屯田許下得穀百萬斛於是州郡例置田官所在積穀征伐四方無運糧之勞遂兼滅羣賊克平天下

呂布襲劉備取下邳備來奔程昱說公曰觀劉備有雄才而甚得衆心終不為人下不如早圖之公曰方

知人

張濟張繡

今收英雄時也。殺一人而失天下之心，不可。張濟自關中走南陽，濟死，從子繡領其眾。

昔昂曹安民

二年春正月，公到宛，張繡降。既而悔之，復反。公與戰，軍敗，為流矢所中。長子昂、弟子安民遇害。

絕影馬

魏書曰：公所乘馬名絕影，為流矢所中，傷頰及足，并中公右臂。世語曰：昂不能騎，進馬于公，公故免而昂遇害。

知敗

公乃引兵還舞陰。繡將騎來，鈇公擊破之。繡奔穰，與劉表合。公謂諸將曰：吾降張繡等，失不復取其質，以至于此。吾知所以敗，諸卿觀之。自今已後，不復敗矣。

遂還許

世語曰：舊制三公領兵入見，皆交戟，又頸而前。初，公將討張繡，入覲天子。時始復此制，公自此不復朝見。

征袁術

袁術欲稱帝于淮南，使人告呂布。布收其使，上其書。術怒，攻布。為布所破。秋九月，術侵陳。公東征之。術聞公自來，棄軍走。留其將橋蕤、李豐、梁綱、樂就。公到擊破蕤等，皆斬之。術走渡淮。公還許，公之自舞陰還也。南陽章陵諸縣復叛，為繡公遣曹洪擊之，不利。還屯葉，數為繡表所侵。冬十一月，公自南征至宛。

征劉表

三國志

魏書一太祖

魏書曰臨清水祠人將士獻歎流涕衆皆感慟
表將鄧濟據湖陽攻拔之生擒濟湖陽降攻舞陰下
之

三年春正月公還許初置軍師祭酒三月公圍張繡
于穰夏五月劉表遣兵救繡以絕軍後

獻帝春秋曰袁紹叛卒譚公云田豐使紹早襲許
若挾天子以令諸侯四海可指麾而定公乃解繡

圍

公將引還繡兵來公軍不得進連營稍前公與荀彧
書曰賊來追吾雖日行數里吾策之到安衆破繡必

舍小取大
且繡狃來
易破多者
以擬之

高順

征呂布

成廉

荀攸
郭嘉

矣到安衆繡與表兵合守險公軍前後受敵公乃夜
鑿險為地道悉過輜重設奇兵會明賊謂公為遁也
悉軍來追乃縱奇兵步騎夾攻大破之秋七月公還
許荀彧問公前以策賊必破何也公曰虜遇吾歸師
而與吾死地戰吾是以知勝矣呂布復為袁術使高
順攻劉備公遣夏侯惇救之不利備為順所敗九月
公東征布冬十月屠彭城獲其相侯諧進至下邳布
自將騎逆擊大破之獲其驍將成廉追至城下布恐
欲降陳宮等沮其計求救于術勸布出戰戰又敗乃
還固守攻之不下時公連戰士卒罷欲還用荀攸郭

天憲
魏續

官在布

臧霸等

畢諶

嘉許遂決泗沂水以灌城月餘布將宋憲魏續等執
陳宮舉城降生禽布宮皆殺之太山臧霸孫觀吳敦
尹禮昌豨各聚眾布之破劉備也霸等悉從布布敗
獲霸等公厚納待遂割青徐一州附于海以委焉分
瑯邪東海北海為城陽利城昌慮郡初公為兗州以
東平畢諶為別駕張邈之叛也邈劫諶母弟妻子公
謝遣之曰卿老母在彼可去諶頓首無二心公嘉之
為之流涕既出遂亡歸及布破諶生得眾為諶懼公
曰夫人孝于其親者豈不亦忠于君乎吾所求也以
為魯相

楊彪

梁紹

孔融

豪傑一
作英雄

魏書曰袁紹宿與故太尉楊彪太長秋梁紹少府
孔融有隙欲使公以他過誅之公曰當今天下土
崩瓦解豪傑並起輔相君長人懷怏怏各有自為
之心此上下相疑之秋也雖以無嫌待之猶懼未
信如有所除則誰不自危且夫起布衣在塵垢之
間為庸人之所陵陷可勝怨乎高祖赦雍齒之讎
而羣情以安如何忘之紹以為公外託公義內實
離異深懷怨望臣松之以為楊彪亦曾為魏武
所困幾至于死孔融竟不免于誅戮豈所謂先行
其言而後從之哉非知之難其在行之信矣

張揚楊醜
畦固

史渙曹
薛洪繆尚

魏种

四年春二月公還至昌邑張揚將楊醜殺楊畦固又
殺醜以其衆屬袁紹屯射犬夏四月進軍臨河使史
渙曹仁渡河擊之固使楊故長史薛洪河內太守繆
尚留守自將兵北迎紹求救與渙仁相遇犬城交戰
大破之斬固公遂濟河圍射犬洪尚率衆降封爲列
侯還軍敖倉以魏种爲河內太守屬以河北事初公
舉种孝廉兖州叛公曰唯魏种且不棄孤也及聞种
走公怒曰种不南走越北走胡不置汝也既下射犬
生禽种公曰唯其才也釋其縛而用之是時袁紹既
并公孫瓚兼四州之地衆十餘萬將進軍攻許諸將

于禁

袁譚

朱靈
衛弘

以爲不可敵公曰吾知紹之爲入志大而智小色厲
而膽薄忌克而少威兵多而分畫不明將驕而政令
不一土地雖廣糧食雖豐適足以爲吾奉也秋八月
公進軍黎陽使臧霸等入青州破齊北海東安留于
禁屯河上九月公還許分兵守官渡冬十一月張繡
率衆降封列侯十二月公軍官渡袁術自敗于陳稍
困袁譚自青州遣迎之術欲從下邳北過公遣劉備
朱靈要之會術病死程昱郭嘉聞公遣備言於公曰
劉備不可縱公悔追之不及備之未東也陰與董承
等謀反至下邳遂殺徐州刺史車胄舉兵屯沛遣劉

三國志

魏書一 大祀

三

二七

岱王忠擊之不克

獻帝春秋曰備謂岱等曰使汝百人來其無如我何曹公自來未可知耳魏武故事曰岱字公山沛國人以司空長史從征伐有功封列侯魏略曰王忠扶風人少為亭長三輔亂忠飢乏噉人隨輩南向武關值婁子伯為荊州遣迎北方客人忠不欲去因率等伍逆擊之奪其兵聚眾千餘人以歸公拜忠中郎將從征討五官將知忠嘗噉人因從駕出行令俳取豕間觸髀繫著忠馬鞵以為歡笑

王忠

劉勳

廬江太守劉勳率眾降封為列侯

五年春正月董承等謀泄皆伏誅公將自東征備諸將皆曰與公爭天下者袁紹也今紹方來而棄之東紹乘人後若何公曰夫劉備人傑也今不擊必為後患

擊劉

辭令耳何足深辨

孫盛魏氏春秋云答諸將曰劉備人傑也將生憂寡人臣松之以為史之記言既多潤色故前載所述有非實者矣後之作者又生意改之于失實也不亦彌遠乎凡孫盛製書多用左氏以易舊文如此者非一嗟乎後之學者將何取信哉且魏武

三國志

魏書一太祖

高

三十九

左以天下勵志而用夫差分死之言尤非其類

袁紹雖有大志而見事遲必不動也郭嘉亦勸公遂

東擊備破之生禽其將夏侯博備走奔紹獲其妻子

備將關羽屯下邳復進攻之羽降昌稀叛為備又攻

破之公還官渡紹卒不出二月紹遣郭圖淳于瓊顏

良攻東郡太守劉延于白馬紹引兵至黎陽將渡河

夏四月公北救延荀攸說公曰今兵少不敵分其勢

乃可公到延津若將渡兵向其後者紹必西應之然

後輕兵襲白馬掩其不備顏良可禽也公從之紹聞

兵渡即分兵西應之公乃引軍兼行趣白馬未至十

白馬之捷

關羽

淳于瓊

顏良

劉延

餘里良大驚來逆戰使張遼關羽前登擊破斬良遂

解白馬圍徙其民循河而西紹於是渡河追公軍至

延津南公勒兵駐營南阪下使登壘望之曰可五六

百騎有頃復白騎稍多步兵不可勝數公曰勿復自

乃令騎解鞍放馬是時白馬輜重就道諸將以為敵

騎多不知還保營荀攸曰此所以餌敵如何去之紹

騎將文醜與劉備將五六千騎前後至諸將復白可

上馬公曰未也有頃騎至稍多或分趣輜重公曰可

矣乃皆上馬時騎不滿六百遂縱兵擊大破之斬醜

良醜皆紹名將也每戰悉禽吾軍大震公還軍官渡

文醜

良醜

再紹震

三國志

魏書一太祖

卷

四三

沙

操軍孤矣
應援絕矣

許攸

是

紹進保陽武關羽公歸劉備八月紹連營稍前依地塹為屯東西數十里公亦分營與相當合戰不利習鑿齒漢晉春秋曰許攸說紹曰公無與操相攻也急分諸軍持之而徑從他道迎天子則事立濟矣紹不從曰吾要當先圍取之攸怒時公兵不滿萬傷者十二三

臣松之以為魏武初起兵已有眾五千自後百戰百勝敗者十二三而已矣但一破黃巾受降卒三十餘萬餘所吞并不可悉紀雖征戰損傷未慮如此之少也夫結營相守異于摧鋒決戰本紀云紹

眾十餘萬屯營東西數十里魏太祖雖機變無方略不世出安有以數千之兵而得逾時相抗者哉以理而言竊謂不然紹為屯數十里公能分營與相當此兵不得甚少一也紹若有十倍之眾理應當悉力圍守使出入斷絕而公使徐晃等擊其運車公又自出擊淳于瓊等揚旌往還曾無抵闕明紹力不能制是不得甚少二也諸書皆云公抗紹眾八萬或云七萬夫八萬人奔散非八千人所能縛而紹之大眾皆拱手就戮何緣力能制之是不得甚少三也將記述者欲以少見奇非其實錄也

鍾繇送馬

按鍾繇傳云公與紹相持繇為司隸送馬二千餘匹以給軍本紀及世語並云公時有騎六百餘匹繇馬為安在哉

紹復進臨官渡起土山地道公亦於內作之以相應紹射營中矢如雨下行者皆蒙楯衆大懼時公糧少與荀彧書議欲還許或以為紹悉衆聚官渡欲與公決勝敗公以至弱當至彊若不能制必為所乘是天之大機也且紹布衣之難耳能聚人而不能用人夫以公之神武明哲而輔以大順何向而不濟公從之孫策聞公與紹相持乃謀襲許未發為刺客所殺汝

關

徐晃

南降賊劉辟等叛應紹略許下紹使劉備助辟公使曹仁擊破之備走遂破辟屯袁紹運穀車數千乘至公用荀攸計遣徐晃史渙邀擊大破之盡燒其車公與紹相拒連月雖比戰斬將然衆少糧盡士卒疲乏公謂運者曰劫十五日為汝破紹不復勞汝矣及十月紹遣車運穀使淳于瓊等五人將兵萬餘人送之宿紹營北四十里紹謀臣許攸貪財紹不能足來奔因說公擊瓊等左右疑之荀攸賈詡勸公公乃留曹洪守自將步騎五千人夜往會明至瓊等望見公兵少出陣門外公急擊之瓊退保營遂攻之紹遣騎救

操糧又盡矣不得許攸且奈何

賈詡

三國志

魏書一太祖

三

瓊左右或言賊騎稍近請分兵拒之公怒曰賊在背
後乃白士卒皆殊死戰大破瓊等皆斬之

曹瞞傳曰公聞攸來跣出迎之撫掌笑曰子卿遠
來吾事濟矣既入坐謂公曰袁氏軍盛何以待之
今有幾糧乎公曰尚可支一歲攸曰無是更言之
又曰可支半歲攸曰足下不欲破袁氏邪何言之
不實也公曰向言戲之耳其實可一月爲之奈何
攸曰公孤軍獨守外無救援而糧穀已盡此危急
之日也今袁氏輜重有萬餘乘在故市烏巢屯軍
無嚴備今以輕兵襲之不意而至燔其積聚不過

三日袁氏自敗也公大喜乃選精銳步騎皆用袁
軍旗幟銜枚縛馬口夜從間道出人抱束薪所歷
道有問者語之曰袁公恐曹操鈔略後軍遣兵以
益備聞者信以爲然皆自若既至圍屯大放火營
中驚亂大破之盡燔其糧穀寶貨斬督將駐元進
騎督韓莒子呂威璜趙叡等首割得將軍淳于仲
簡鼻末死殺士卒千餘人皆取鼻牛馬割唇舌以
示紹軍將士皆怛懼時有夜得仲簡將以詣麾下
公謂曰何爲如是仲簡曰勝負自天何用爲問乎
公意欲不殺許攸曰明且鑒于鏡此益不忘人乃

官渡之捷

淳于仲簡
死節

出賣殺之
而驚于許

殺之

誤用
張印

紹初聞公之擊瓊謂長子譚曰就彼攻瓊等吾攻板其營彼固無所歸矣乃使張印高覽攻曹洪印等聞瓊破遂來降紹眾大潰紹及譚棄軍走渡河追之不及盡收其輜重圖書珍寶虜其眾

獻帝起居注曰公上言大將軍鄴侯袁紹前與冀州牧韓馥立故太司馬劉虞刻作金璽遣故任長單瑜詣虞為說命錄之數又紹與臣書云可都甄城當有所立擅鑄金銀印孝廉計吏皆往請紹從弟濟陰太守敘與紹書云今海內喪敗天意實在

我家神應有徵當在尊兄南兄臣下欲使即位南兄言以年則非兄長以位則非兄重便欲送爾曹曹操斷道紹宗族累世受國重恩而凶逆無道乃至于此輒勒兵馬與戰官渡乘聖朝之威得斬紹大將淳于瓊等八人首遂大破潰紹與子譚輕身逆走凡斬首七萬餘級輜重財物巨億公收紹書中得許下及軍中人書皆焚之鎮定魏氏春秋曰公云當紹之疆孤猶不能自保而况眾人乎

冀州諸郡多舉城邑降者初桓帝時有黃星見于楚

敏植

宋之分遼東殷植植古達字見三蒼善天文言後五十歲當有真人起于梁沛之間其鋒不可當至是凡五十年而公破紹天下莫敵矣

親模

六年夏四月揚兵河上擊紹倉亭軍破之紹歸復收散卒攻定諸叛郡縣九月公還許紹之未破也使劉備略汝南汝南賊共都等應之遣蔡揚擊都不利為都所破公南征備備聞公自行走奔劉表都等皆散七年春正月公軍譙令曰吾起義兵為天下除暴亂舊土人民死喪略盡國中終日行不見所識使吾悽愴傷懷其舉義兵已來將士絕無後者求其親戚以後之授土由官給耕牛置學師以教之為存者立廟使視其先人魂而有靈吾百年之後何恨哉遂至浚儀治睢陽渠遣使以太牢祀橋玄

治睢陽渠

如此軍令
如此祀文
簡質可風
矣

褒賞令載公祀文曰故太尉橋公誕敷明德沉愛博容國念明訓士思令謨靈幽體翳邈哉瞻矣吾以幼年逮升堂堂特以頑鄙之姿為大君子所納增榮益觀皆由獎助猶仲尼稱不如顏淵李生之厚歎賈復士死知己懷此無忘又承從容約誓之言殂逝之後路有經由不以斗酒隻雞過相沃醢車過三步腹痛勿怪雖臨時戲笑之言非至親之

篤好胡肯為此辭乎。匪謂靈念能詒已疾，懷舊惟顧念之，悽愴奉命東征，屯次鄉里，北望賁土，乃心陵墓，裁致薄奠，公其尚饗。

紹平內爭
進軍官渡，紹自軍破後，發病歐血。夏五月，死。小子尚代譚，自號車騎將軍，屯黎陽。秋九月，公征之，連戰，譚尚數敗，退固守。

賈信
八年春三月，攻其郭，乃出戰，擊大破之。譚尚夜遁。夏四月，進軍鄴。五月，還許，留賈信屯黎陽。己酉，令曰：司馬法將軍死，緩馬法將軍死，緩魏書曰：緩却也。有前一尺無却一丈。

正敗軍失利之罪

故趙括之母乞不坐括，是古之將者，軍破于外而家受罪于內也。自命將征行，但賞功而不罰罪，非國典也。其令諸將出征，敗軍者抵罪，失利者免官爵。魏書載庚申，令曰：議者或以軍吏雖有功能，德行不足，堪任郡國之選，所謂可與適道，未可與權管仲曰：使賢者食于能，則上尊；鬪士食于功，則卒輕于死；二者設于國，則天下治。未聞無能之人不鬪之士，並受祿賞，而可以立功興國者也。故明君不官無功之臣，不賞不戰之士。治平尚德行，有事賞功能，論者之言，一似管窺虎歟。

食于能則下疑

三國志

魏書 一 太祖

三

三七

知敵

秋七月令曰喪亂已來十有五年後生者不見仁義禮讓之風吾甚傷之其令郡國各脩文學縣滿五百戶置校官選其鄉之俊造而教學之庶幾先王之道不廢而有以益于天下八月公征劉表軍西平公之去鄴而南也譚尚爭冀州譚為尚所敗走保平原尚攻之急譚遣辛毗乞降請救諸將皆疑荀攸勸公許之

魏書曰公云我攻呂布表不為寇官渡之役不救袁紹此自守之賊也宜為後圖譚尚狡猾當乘其亂縱譚挾詐不終束手使我破尚偏收其地利自

多矣乃許之

曹整

公乃引軍還冬十月到黎陽為子整與譚結婚

臣松之案紹死至此過周五月耳譚雖出後其伯不為紹服三年而於再暮之內以行吉禮悖矣魏武或以權宜與之約言今云結婚未必便以此年成禮

呂曠
呂詳

尚聞公北乃釋平原還鄴東平呂曠呂詳叛尚屯陽平率其眾降封為列侯

魏書曰譚之圍解陰以將軍印綬假曠曠受印送之公曰我固知譚之有小計也欲使我攻尚得以

讀在博計
中而與之
結婚其人
未易破也

蘇由
審配
尹楷

沮鵠
韓範
梁岐

其間略民聚眾尚之破所得自疆以乘我弊也尚
破我盛何弊之乘乎

九年春正月濟河過淇水入白溝以通糧道二月尚
復攻譚留蘇由審配守鄴公進軍到沮水由降既至
攻鄴為土山地道武安長尹楷屯毛城通上黨糧道
夏四月留曹洪攻鄴公自將擊楷破之而還尚將沮
鵠守邯鄲沮音道河朔開今猶有此姓鵠沮授子也又擊拔之易陽令韓
範涉長梁岐舉縣降賜爵關內侯五月毀土山地道
作圍澮決漳水灌城城中餓死者過半秋七月尚還
救鄴諸將皆以為此歸師人自為戰不如避之公曰

尚從大道來當避之若循西山來者此成禽耳尚果
循西山來臨澮水為營

曹瞞傳曰遣候者數部前後叅之皆曰定從西道
已在邯鄲公大喜會諸將曰孤已得冀州諸君知
之乎皆曰不知公曰諸君方見不久也

夜遣兵犯圍公逆擊破走之遂圍其營未合尚懼故
豫州刺史陰夔及陳琳乞降公不許為圍益急尚夜
遁保祁山追擊之其將馬延張顛等臨陣降眾大潰
尚走中山盡獲其輜重得尚印綬節鉞使尚降人示
其家城中崩沮八月審配兄子榮夜開所守城東門

審榮

三國志

魏書一太祖

卷三

配

內兵配逆戰敗生禽配斬之鄴定公臨祀紹墓哭之
流涕慰勞紹妻還其家人寶物賜雜繒絮廩食之
孫盛云昔者先王之為誅賞也將以懲惡勸善永
彰鑒戒紹因世艱危遂懷逆謀上議神器下干國
紀存社汙宅古之制也而乃盡哀于逆臣之冢加
恩于饕餮之室為政之道於斯躓矣夫匿怨友人
前哲所恥稅驂舊館義無虛涕苟道乖姪絕何哭
之有昔漢高失之于項氏魏武遵謬于此舉豈非
百慮之一失也

初紹與公共起兵紹問公曰若事不輯則方面何所

可據公曰足下意以為何如紹曰吾南據河北阻燕
代兼戎狄之衆南向以爭天下庶可以濟乎公曰吾
任天下之智力以道御之無所不可

傳子曰太祖又云湯武之王豈同王哉若以險固
為資則不能應機而變化也

九月令曰河北罹袁氏之難其令無出今年租賦重
豪彊兼并之法百姓喜悅

魏書載公令曰有國有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不
患貧而患不安袁氏之治也使豪彊擅恣親戚兼
并下民貧弱代出租賦徭鬻家財不足應命審配

豪彊
抑

三國志

魏書一 太祖

卷一

〇一

宗族至乃藏匿罪人為逋逃主欲望百姓親附甲
兵彊盛豈可得邪其收田租畝四升戶出絹二匹
綿二斤而已他不得擅興發郡國守相明檢察之
無益疆民有所隱藏而弱民兼賦也

讓州二

天子以公領冀州牧公讓還交州公之圍鄴也譚略

譚之小計
破矣

取甘陵安平渤海河間尚敗還中山譚攻之尚奔故
安遂并其眾公遺譚書責以負約與之絕婚女還然
後進軍譚懼拔平原走保南皮十二月公入平原略
定諸縣

譚亡

十年春正月攻譚破之斬譚誅其妻子冀州平

平冀

魏書曰公攻譚旦及日中不決公乃自執桴鼓士
卒咸奮應時破陷

魚觸
張南

下令曰其與袁氏同惡者與之更始令民不得復私
讎禁厚葬皆一之于法是月袁熙大將焦觸張南等
叛攻熙尚熙尚奔三郡烏丸觸等舉其縣降封為列
侯初討譚時民凶椎冰

臣松之以為討譚時川渠冰凍使民椎冰以通船
民憚役而凶

今不得降頃之凶民有誦門首者公謂曰聽汝則違
令殺汝則誅首歸深自藏無為吏所獲民垂泣而去

三國志

魏書一太祖

三

三六

張燕

後竟捕得夏四月黑山賊張燕率其眾十餘萬降封為列侯故安趙犢霍奴等殺幽州刺史涿郡太守三郡烏丸攻鮮于輔於獷平

續漢書郡國志曰獷平縣名屬漁陽郡

平賊

秋八月公征之斬犢等乃渡潞河救獷平烏丸奔走出塞九月令曰阿黨比周先聖所疾也聞冀州俗父子異部更相毀譽昔直不疑無兄世人謂之盜嫂第五伯魚三娶孤女謂之搗婦翁王鳳擅權谷永比之申伯王商忠議張匡謂之左道此皆以白為黑欺天罔君者也吾欲整齊風俗四者不除吾以為羞冬十

魏高幹

烏丸下
脫乃字

樂進
李典

王琰

月公還鄴初袁紹以甥高幹領并州牧公之拔鄴幹降遂以為刺史幹聞公討烏丸以州叛執上黨太守舉兵守壺關只遣樂進李典擊之幹還守壺關城十一年春正月公征幹幹聞之乃留其別將守城走入匈奴求救於單于單于不受公圍壺關三月拔之幹遂走荊州上洛都尉王琰捕斬之秋八月公東征海賊管承至淳于遣樂進李典擊破之承走入海島割東海之襄贛郟咸以益瑯邪省昌慮郡

魏書載十月乙亥令曰夫治世御眾建立輔弼誠在面從詩稱聽用我謀庶無大悔斯實君臣懇懇

之求也。吾克重任，每懼失中。頻年以來，不聞嘉謀。豈吾開延不勤之咎邪？自今以後，諸掾屬治中別駕，常以月旦各名其失，吾將覽焉。

幽州亂
治虜

三郡烏丸承天下亂，破幽州，略有漢民合十餘萬戶。袁紹皆立其酋豪為單于，以家人子為己女妻焉。遼西單于蹋頓尤彊，為紹所厚，故尚兄弟歸之。數入塞為害。公將征之，鑿渠自滹沱入泝水。泝音孤名平虜渠，又從洵河口。洵音旬鑿入潞河，名泉州渠，以通海。

鑿平虜渠
州渠

十一年春二月，公自淳于還鄴。丁酉，令曰：吾起義兵，誅暴亂於今十九年，所征必克。豈吾功哉？乃賢士大

封功

夫之力也。天下雖未悉定，吾當與賢士大夫共定之。而專饗其勞，吾何以安焉？其促定功，行封。於是大封功臣二十餘人，皆為列侯，其餘各以次受封。及復死事之孤，輕重各有差。

分租

魏書載公令曰：昔趙奢實嬰之為將也，受賜千金，一朝散之，故能濟成大功，永世流聲。吾讀其文，未嘗不慕其為人。也。與諸將士大夫共從戎事，幸賴賢人不愛其謀，羣士不遺其力，是以夷險平亂，而吾得竊大賞，戶邑三萬，追思實嬰散金之義，今分所受租與諸將掾屬。及故戍于陳蔡者，庶以疇答。

殷心殷

田疇
征虜
通盧龍塞
外道

衆勞不擅大惠也。宜差死事之孤，以租穀及之。若年殷用足，租奉畢入，將大與衆人悉共饗之。將北征三郡烏丸，諸將皆曰：「袁尚、公虜耳，夷狄貪而無親，豈能為尚用？今深入征之，劉備必說劉表以襲許萬一為變，事不可悔。」惟郭嘉策表必不能任，備勸公行。夏五月，至無終。秋七月，大水，傍海道不通。田疇請為鄉導，公從之。引軍出盧龍塞，塞外道絕不通，乃塹山堙谷五百餘里，經白檀，歷平岡，涉鮮卑庭，東指柳城。未至二百里，虜乃知之。尚與蹋頓遼西單于樓班、右北平單于能臣抵之。等將數萬騎逆軍。八月，

公孫康

登白狼山，卒與虜遇，衆甚盛。公車重在後，被甲者少，左右皆懼。公登高望虜，陣不整，乃縱兵擊之。使張遼為先鋒，虜衆大奔，斬蹋頓及名王已下。胡漢降者二十餘萬口。遼東單于速僕丸及遼西北平諸豪棄其種人與尚，熙奔遼東。衆尚有數千騎。初，遼東太守公孫康恃遠不服，及公破烏丸，或說公遂征之。尚兄弟可禽也。公曰：「吾方使康斬送尚、熙首，不煩兵矣。」九月，公引兵自柳城還。

曹瞞傳曰：時寒且旱，二百里無復水。軍又乏食，殺馬數千匹，以為糧。鑿地入三十餘丈，乃得水。既還，

三國志 魏書 太祖

匪夷所思

科問前諫者衆莫知其故人人皆懼公皆厚賞之曰孤前行來危以徵倖雖得乏天所佐也故不可以爲常諸君之諫萬安之計是以相賞後勿難言

尚熙

康卽斬尚熙及速僕九等傳其首諸將或問公還而康斬送尚熙何也公曰彼素畏尚等吾急之則并力緩之則自相圖其勢然也十一月至湯水代郡烏丸行單于普富盧上郡烏丸行單于那樓將其名王來賀

那

十二年春正月公還鄴作玄武池以肄舟師肄以四反三答

曰肄昔也漢罷三公官置丞相御史大夫夏六月以公爲丞相

徐璆

獻帝起居注曰使太常徐璆卽授印綬御史大夫不領中丞置長史一人先賢行狀曰璆字孟平廣陵人少履清爽立朝正色歷任城汝南東海三郡所在化行被徵當還爲袁術所劫術僭號欲授以上公之位璆終不爲屈術死後璆得術璽致之漢朝拜衛尉太常公爲丞相以位讓璆焉

表

劉琮

秋七月公南征劉表八月表卒其子琮代屯襄陽劉備屯樊九月公到新野琮遂降備走夏公進軍江

論荆州功

文聘

韓嵩鄧義

陵下令荆州吏民與之更始乃論荆州服從之功侯者十五人以劉表大將文聘為江夏太守使統本兵引用荆州名士韓嵩鄧義等

梁鵠

衛恒四體書勢序曰上谷王次仲善隸書始為楷法至靈帝好書世多能者而師宜官為最甚矜其能每書輒削焚其札梁鵠乃益為版而飲之酒候其醉而竊其札鵠卒以攻書至選部尚書於是公欲為洛陽令鵠以為北部尉鵠後依劉表及荆州平公募求鵠鵠懼自縛詣門署軍候司馬使在祕書以勤書自効公嘗懸著帳中及以鈿壁玩之謂

王儁

勝宜官鵠字孟黃安定人魏官殿題署皆鵠書也皇甫謐逸士傳曰汝南王儁字子文少為范滂許章所識與南陽岑暉善公之為布衣特愛儁儁亦稱公有治世之具及袁紹與弟術喪母歸葬汝南儁與公會之會者三萬人公於外密語儁曰天下將亂為亂魁者必此二人也欲濟天下為百姓請命不先誅此二人亂今作矣儁曰如卿之言濟天下者舍卿復誰相對而笑儁為人外靜而內明不應州郡三府之命公車徵不到避地居武陵歸儁者一百餘家帝之都許復徵為尚書又不就劉表

劉璋 孫
權 張意
任劉
赤壁之戰
不利

見紹彊陰與紹通偽謂表曰曹公天下之雄也必能興霸道繼桓文之功者也今乃釋近而就遠如有一朝之急遙望漠北之救不亦難乎表不從備年六十四以壽終于武陵公聞而哀傷及平荊州自臨江而迎喪改葬于江陵表為先賢也益州牧劉璋始受徵役遣兵給軍十二月孫權為備攻合肥公自江陵征備至巴丘遣張憲救合肥權聞憲至乃走公至赤壁與備戰不利於是大渡吏士多死者乃引軍還備遂有荊州江南諸郡山陽公載記曰公船艦為備所燒引軍從華容道

瘟疫軍

步歸遇泥濘道不通天又大風悉使羸兵負州填之騎乃得過羸兵為人馬所踏藉陷泥中死者甚眾軍既得出公大喜諸將問之公曰劉備吾儔也但得計少晚向使早放火吾徒無類矣備尋亦放火而無所及孫盛異同許曰案吳志劉備先破公軍然後權攻合肥而此記云權先攻合肥後有赤壁之事二者不同吳志為是十四年春二月軍至譙作輕舟治冰軍秋七月自渦入淮出肥水軍合肥辛未令曰自頃已來軍數征行或遇疫氣吏士死亾不歸家室怨曠百姓流離而仁

三國志 魏書 太祖

屯芍陂

者豈樂之哉不得已也其令死者家無基業不能自
存者縣官勿絕廩長吏存恤撫循以稱吾意置揚州
郡縣長吏開芍陂屯由十二月軍還譙
十五年春下令曰自古受命及中興之君曷嘗不得
賢人君子與之共治天下者乎及其得賢也曾不出
閭巷豈幸相遇哉上之人不求之耳今天下尚未定
此特求賢之急時也孟公綽為趙魏老則優不可以
為勝薛大夫若必廉士而後可用則齊桓其何以霸
世今天下得無有被褐懷玉而釣于渭濱者乎又得
無盜嫂受金而昧遇無知者乎二三子其佐我明揚

仄陋唯才是舉吾得而用之冬作銅雀臺

魏武故事載公十二月己亥令曰孤始舉孝廉年
少自以本非巖穴知名之士恐為海內人之所見
凡愚欲為一郡守奸作政教以建立名譽使世士
明知之故在濟南始除殘去穢平心選舉遠近諸
常侍以為溫豪所忿恐致家禍故以病還去官之
後年紀尚少顧視同歲中年有五十未名為老內
自圖之從此却去二十年待天下清乃與同歲中
始舉者等耳故以四時歸鄉里於譙東五十里築
精舍欲秋夏讀書冬春射獵求底下之地欲以泥

建立名譽一作建名
左卷

水自蔽絕賓客往來之望然不能得如意後徵為都尉遷典軍校尉意遂更欲為國家討賊立功欲望封侯作征西將軍然後題墓道言漢故征西將軍曹侯之墓此其志也而遭值董卓之難興舉義兵是時合兵能多得耳然常自損不欲多之所以然者多兵意盛與疆敵爭倘更為禍始故汴水之戰數千後還到揚州更募亦復不過三千人此其本志有限也後領兖州破降黃巾三十萬衆又袁術僭號于九江下皆稱臣名門曰建號門衣破皆為天子之制兩婦預爭為皇后志計已定人有

術使遂即帝位露布天下答言曹公尚在未可也後孤討禽其四將獲其人衆遂使術窮亾解沮發病而死及至袁紹據河北兵勢疆盛孤自度勢實不敵之但計投死為國以義滅身足垂于後幸而破紹梟其二子又劉表自以為宗室包藏奸心乍前乍却以觀世事據有當州孤復定之遂平天下身為宰相人臣之貴已極意望已過矣今孤言此若為自大欲人言盡故無諱耳設使國家無有孤不知當幾人稱帝幾人稱王或者人見孤疆盛又性不信天命之事恐私心相評言有不遜之志妄

相怙度每用耿耿齊桓晉文所以垂稱至今日者以其兵勢廣大猶能奉事周室也論語云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周之德可謂至德矣夫能以大事小也昔樂毅走趙趙主欲與之圖燕樂毅伏而垂泣對曰臣事昭王猶事太王臣若獲戾放在他國沒世然後已不忍謀趙之徒隸况燕後嗣乎胡亥之殺蒙恬也恬曰自吾先人及至于孫積信於秦三世矣今臣將兵三十餘萬其勢足以背叛然自知必死而守義者不敢辱先人之教以忘先王也孤每讀此二人書未嘗不愴然流涕也孤祖

曹植曹據
無恥之談
貽羞千古
削盡姦雄
氣色

父以至孤身皆當親重之任可謂見信者矣以及子植兄弟過于三世矣孤非徒對諸君說此也常以語妻妾皆令深知此意孤謂之言顧我萬年之後汝曹皆當出嫁欲令傳道我心使他人皆知之孤此言皆肝鬲之要也所以勤勤懇懇敘心腹者見周公存金縢之書以自明恐人不信之故然欲孤便爾委捐所典兵衆以還執事歸就武平侯國實不可也何者誠恐已離兵爲人所禍也既爲子孫計又已敗則國家傾危是以不得慕虛名而處實禍此所不得爲也前朝恩封三子爲侯固辭不

文字之序
傷始于曹
操如周公
介推申胥
於面日何
涉

受今更欲受之非欲復以為榮欲以為外援為萬
安計孤聞介推之避晉封申胥之逃楚賞未嘗不
舍書而歎有以自省也奉國威靈仗鉞征伐推弱
以克疆處小而禽大意之所圖動無違事心之所
慮何向不濟遂蕩平天下不辱主命可謂天助漢
室非人力也然封兼四縣食戶三萬何德堪之江
湖未靜不可讓位至于邑土可得而辭今上還陽
夏柘苦三縣戶二萬但食武平萬戶且以分損謗
議少減孤之責也

十六年春正月

魏書曰庚辰天子報減戶五千分所讓三縣萬五
千封三子植為平原侯據為范陽侯豹為饒陽侯
食邑各五千戶

文存五

夏侯淵

馬超

堵後皆作
堪可考

天子命公世子不為五官中郎將置官屬為丞相副
太原商曜等以大陵叛遣夏侯淵徐晃圍破之張魯
據漢中三月遣鍾繇討之公使淵等出河東與繇會
是時關中諸將疑繇欲自襲馬超遂與韓遂楊秋李
楠成且等叛遣曹仁討之超等屯潼關公勅諸將關
西兵精悍堅壁勿與戰秋七月公西征

魏書曰議者多言關西兵彊習長矛非精選前鋒

三國志

魏書一 大祖

聖

則不可以當也。公謂諸將曰：「戰在我，非在賊也。賊雖習長矛，將使不得以刺。諸君但觀之。」與超等夾關而軍。公急持之，而潛遣徐晃、朱靈等夜渡蒲阪津，據河西為營。公自潼關北渡，未濟，超赴船急戰。校尉丁斐因放牛馬以餌賊，賊亂取牛馬，公乃得渡。

丁斐

曹瞞傳曰：公將過河，前隊適渡，超等奄至，公猶坐胡牀不起。張郃等見事急，共引公入船。河水急，比渡流四五里，超等騎追射之，矢下如雨。諸將見軍敗，不知公所在，皆惶懼。至見乃悲喜，或流涕。公大

笑曰：「今日幾為小賊所困乎！」

循河為甬道而南，賊退拒渭口。公乃多設疑兵，灌以舟載兵入渭，為浮橋。夜分兵結營于渭南。賊夜攻營，伏兵擊破之。超等屯渭南，遣信求割河以西，請和。公不許。九月，進軍渡渭。

曹瞞傳曰：時公軍每渡渭，輒為超騎所衝突，營不得立。地又多沙，不可築壘。婁子伯說公曰：「今天寒，可起沙為城，以水灌之，可一夜而成。」公從之，乃多作縑囊，以運水。夜渡兵作城，比明城立。由是公軍盡得渡渭。或疑于時九月水未應凍。臣松之案

魏書公軍八月至潼關閏月北渡河則其年閏八月也至此容可大寒邪

超等數挑戰又不許固請割地求送在子公用賈詡詐偽詐之韓遂請與公相見公與遂父同歲孝廉又與遂同時儕輩於是交馬語移時不及軍事但說京都舊故拊手歡笑既罷超等問遂公何言遂曰無所言也超等疑之

魏書曰公後日復與遂等會語諸將曰公與虜交誼不宜輕脫可為木行馬以為防遏公然之賊將見公悉于馬上拜秦胡觀者前後重沓公笑謂賊

陳

曰汝欲觀曹公邪亦猶人也非有四目兩只但多智耳胡前後大觀又列鐵騎五千為十重陳精光耀日賊益震懼

渭南之

平關中

他日公又與遂書多所黠竄如遂改定者超等愈疑遂公乃與克日會戰先以輕兵挑之戰良久乃縱虎騎夾擊大破之斬成宜李堪等遂超等走涼州楊秋奔安定關中平諸將或問公曰初賊守潼關渭北道缺不從河東擊馮翊而反守潼關非日而後北渡何也公曰賊守潼關若吾入河東賊必引守諸津則西河未可渡吾故盛兵向潼關賊悉眾南守西河之備

虛故二將得擅取西河然後引軍北渡賊不能與吾爭西河者以有二將之軍也連車樹柵為甬道而南臣松之案漢高祖二年與楚戰滎陽京索之間築甬道屬河以取敖倉粟應劭曰恐敵鈔輜重故築垣牆如街巷也今魏武不築垣牆但連車樹柵以扞兩面

既為不可勝且以示弱渡渭為堅壘虜至不出所以驕之也故賊不為營壘而求割地吾順言許之所以從其意使自安而不為備因畜士卒之力一旦擊之所謂疾雷不及掩耳兵之變化固非一道也始賊每

楊秋降

一部到公輒有喜色賊破之後諸將問其故公答曰關中長遠若賊各依險阻征之不一二年不可定也今皆來集其衆雖多莫相歸服軍無適主一舉可滅為功差易吾是以喜冬十月軍自長安北征楊秋圍安定秋降復其爵位使留撫其人民

魏略曰楊秋黃初中遷討寇將軍位特進封臨涇侯以壽終

十二月自安定還留夏侯淵屯長安

十七年春正月公還鄴天子命公贊拜不名入朝不趨劔履上殿如蕭何故事馬超餘衆梁興等屯藍田

益魏郡

使夏侯淵擊平之。割河內之蕩陰、朝歌、林慮、東郡之衛國、頓丘、東武陽、發干、鉅鹿之瘦陶、曲周、南和、廣平之任城、趙之襄國、邯鄲、易陽以益魏郡。冬十月，公征孫權。

郗慮

十八年春正月，進軍濡須口，攻破權江西營，獲權都督公孫陽，乃引軍還。詔書并十四州復為九州。夏四月，至鄴。五月丙申，天子使御史大夫郗慮持節策命公為魏公。

續漢書曰：慮字鴻豫，山陽高平人。少受業于鄭玄。建安初，為侍中。虞溥江表傳曰：獻帝嘗特見慮。

及少府孔融問融曰：鴻豫何所優長？融曰：可與適道，未可與權。慮舉笏曰：融昔宰北海，政散民流，其權安在也？遂與融互相長短，以至不睦。公以書和解之。慮從光祿勳遷為大夫。

曰：朕以不德，少遭愍凶，越在西土，遷于唐衛。當此之時，若綴旒然。

公羊傳曰：君若贅旒然，贅猶綴也。何休云：旒旒旒也。以旒譬者，言為下所執持東西也。

宗廟乏祀，社稷無位，羣凶覬覦，分裂諸夏，率土之民，朕無獲焉。即我高祖之命，將墜于地。朕用夙興假寐。

震悼于厥心曰惟祖惟父股肱先正

文侯之命曰亦惟先正鄭玄云先正先臣謂公卿大夫也

其孰能恤朕躬乃誘天衷誕育丞相保乂我皇家弘濟于艱難朕實賴之今將授君典禮其敬聽朕命昔者董卓初興國難羣后釋位以謀王室

左氏傳曰諸侯釋位以間王政服虔曰言諸侯釋其私政而佐王室

君則攝進首啓戎行此君之忠于本朝也後及黃巾反易天常侵我三州延及平民君又翦之以寧東夏

此又君之功也韓暹楊奉專用威命君則致討克黜其難遂遷許都造我京畿設官兆祀不失舊物天地鬼神於是獲乂此又君之功也袁術僭逆肆于淮南懾憚君靈用丕顯謀斬陽之役橋蕤授首稜威南邁術以隕潰此又君之功也回戈東征呂布就戮乘輿將返張楊殂斃眭固伏罪張繡稽服此又君之功也袁紹逆亂天常謀危社稷憑恃其衆稱兵內侮當此之時王師寡弱天下寒心莫有固志君執大節精貫白日奮其武怒運其神策致屈官渡大殲醜類詩曰致天之屆于牧之野鄭玄云屆極也鴻範曰

顯德明保朕躬奉答天命導揚弘烈綏爰九域莫不率俾

盤庚曰綏爰有衆鄭玄曰爰於也安隱於其衆也君奭曰海隅出日罔不率俾率循也俾使也四海之隅日出所照無不循度而可使也

功高于伊周而賞卑于齊晉朕甚慙焉朕以眇眇之身託于兆民之上永思厥艱若涉淵冰非君攸濟朕無在焉今以冀州之河東河內魏郡趙國中山常山鉅鹿安平甘陵平原凡十郡封君爲魏公錫君玄土苴以白茅爰契爾龜用建冢社昔在周室畢公毛公

軌

入爲卿佐周邵師保出爲二伯外內之任君實宜之其以丞相領冀州牧如故又加君九錫其敬聽朕命以君經緯禮律爲民勅儀使安職業無或遷志是用錫君大輅戎輅各一玄牡二駟君勸分務本稽人昏作

盤庚曰墮農自安不昏作勞鄭玄云昏勉也

粟帛滯積人業惟興是用錫君衮冕之服赤舄副焉君敦尚謙讓俾民興行少長有禮上下咸和是用錫君軒縣之樂六佾之舞君翼宣風化爰發四方遠人革面華夏克實是用錫君朱戶以居君研其明哲思

帝所難官才任賢羣善必舉是用錫君納陛以登君
秉國之鈞正色處中纖毫之惡靡不抑退是用錫君
虎賁之士三百人君糾虔天刑章厥有罪

糾虔天刑語出國語韋昭注曰糾察也虔敬也刑
法也

犯關于紀莫不誅殛是用錫君鈇鉞各一君龍驤虎
視旁眺八維掩詩逆節折衝四海是用錫君彤弓一
彤矢百茲弓十茲矢千君以溫恭為基孝友為德明
允篤誠感于朕思是用錫君秬鬯一卣珪瓚副焉魏
國置丞相已下羣卿百寮皆如漢初諸侯王之制往

欽哉敬服朕命簡恤爾眾時亮庶功用終爾顯德對
揚我高祖之休命

後漢尚書左丞潘勗之辭也勗字元茂陳留中牟
人魏書載公令曰夫受九錫廣開土宇周公其人
也漢之異姓八王者與高祖俱起布衣翦定王業
其功至大吾何可比之前後三讓於是中軍師王
凌謝亭侯荀攸前軍師東武亭侯鍾繇左軍師涼
茂右軍師毛玠平虜將軍華鄉侯劉勲建武將軍
清苑亭侯劉若伏波將軍高安侯夏侯惇揚武將
軍都亭侯王忠奮威將軍樂鄉侯劉展建忠將軍

昌鄉亭侯鮮于輔奮武將軍安國亭侯程昱大中
大夫都鄉侯賈詡軍師祭酒千秋亭侯董昭都亭
侯薛洪南鄉亭侯董蒙關內侯王粲傅巽祭酒王
選袁渙王朗張承任藩杜襲中護軍國明亭侯曹
洪中領軍萬歲亭侯韓浩行驍騎將軍安平亭侯
曹仁領護軍將軍王圖長史萬潛謝奐袁霸等勸
進曰自古三代胙臣以土受命中興封秩輔佐皆
所以褒功賞德為國藩衛也往者天下崩亂羣凶
豪起顛越跋扈之險不可忍言明公奮身出命以
徇其難誅一袁篡盜之逆滅黃巾賊亂之類殄夷

周呂以
信操諸公
會一已富
貴何不顧
千秋

首逆芟撥荒穢沐浴霜露二十餘年書契以來未
有若此功者昔周公承文武之迹受已成之業高
枕墨筆拱揖羣后商奄之勤不過二年呂望因三分
有_二一之形據八百諸侯之勢暫把旄鉞一時指
麾然皆大啓土宇跨州兼國周公八子竝為侯伯
白牡駢剛郊祀天地典策備物擬則王室榮章寵
盛如此之弘也逮至漢興佐命之臣張耳吳芮其
功至薄亦連城開地南面稱孤此皆明君達主行
之於上賢臣聖宰受之於下三代令典漢帝明制
今此勞則周呂逸計功則張吳微論制則齊魯重

三國志 魏書 太祖 五十四

言地則長沙多然則魏國之封九錫之榮况于舊
賞猶懷玉而被褐也且列侯諸將幸攀龍驥得竊
微勞佩紫懷黃蓋以百數亦將因此傳之萬世而
明公獨辭賞于上將使其下懷不自安上違聖朝
歡心下失冠帶至望忘輔弼之大業信匹夫之細
行攸等所大懼也於是公敕外為章但受魏郡攸
等復曰伏見魏國初封聖朝發慮稽謀羣寮然後
策命而明公久違上指不即大禮今既虔奉詔命
副順眾望又欲辭多當少讓九受一是猶漢朝之
賞不行而攸等之請未許也昔齊魯之封奄有東

海疆域井賦四百萬家基隆業廣易以立功故能
成翼戴之勲立一匡之績今魏國雖有十郡之名
猶減于曲阜計其戶數不能參半以藩衛王室立
垣樹屏猶未足也且聖上覽亾秦無輔之禍懲曩
日震蕩之艱託建忠賢廢墜是為願明公恭承帝
命無或拒違公乃受命魏略載公上書謝曰臣
蒙先帝厚恩致位郎署受性疲怠意望畢足非敢
希望高位庶幾顯達會董卓作亂義當死難故敢
奮身出命摧鋒率眾遂值千載之運奉役日下當
二袁炎沸侵侮之際陛下與臣寒心同憂顧瞻京

師進受猛敵常恐君臣俱陷虎口誠不自意能全首領賴祖宗靈祐醜類夷滅得使微臣竊名其間陛下加恩授以上相封爵寵祿豐大弘厚生平之願實不望也口與心計幸且待罪保持列侯遺付子孫自托聖世永無憂責不意陛下乃發盛意開國備錫以貶愚臣地比齊魯禮同藩王非臣無功所宜庸據歸情上聞不蒙聽許嚴詔切至誠使臣心俯仰逼迫伏自惟省列在大臣命制王室身非已有豈敢自私遂其愚意亦將黜退令就初服今奉疆上備數藩翰非敢遠期慮有後世至于父子

相誓終身灰軀盡命報塞厚恩天威在顏悚懼受詔

魏建廟社

秋七月始建魏社稷宗廟天子聘公三女為貴人少者待年于國

獻帝起居注曰使使持節行太常太司農安陽亭侯王邑齎璧帛玄纁絹五萬匹之類納聘介者五人皆以議郎行大夫事副介一人

九月作金虎臺鑿渠引漳水入白溝以通河冬十月分魏郡為東西部置都尉十月初置尚書侍中六卿

鑿渠 分郡 設官

涼茂 毛玠 崔琰 常林 徐奕 何夔

魏氏春秋曰以荀攸為尚書令涼茂為僕射毛玠崔琰常林徐奕何夔為尚書王粲杜襲衛觐和洽為侍中

馬超在漢陽復因羌胡為害氏主千萬叛應超屯興國使夏侯淵討之

趙衢 尹奉

十九年春正月始耕藉田南安趙衢漢陽尹奉等討超梟其妻子超奔漢中韓遂徙金城入氏主千萬部率羌胡萬餘騎與夏侯淵戰擊大破之遂走西平淵與諸將攻興國屠之省安東永陽郡安定太守毋丘興將之官公戒之曰羌胡欲與中國通自當遣人來

丘與

慎勿遣人往善人難得必將教羌胡妄有所請求因欲以自利不從便為失異俗意從之則無益事興至遣校尉范陵至羌中陵果教羌使自請為屬國都尉公曰吾預知當爾非聖也但更事多耳

獻帝起居注曰使行大常事大司農安陽侯王邑與宗正劉艾皆持節介者五人齎束帛駟馬及給事黃門侍郎掖庭丞中常侍二人迎一貴人于魏公國二月癸亥又於魏公宗廟授二貴人印綬甲子詣魏公官延秋門迎貴人升車魏遣郎中令少府博士御府乘黃廐令丞相掾屬侍送貴人癸酉

二貴人至洧倉中遣侍中丹將冗從虎賁前後駱驛往迎之乙亥二貴人入宮御史大夫中二千石將大夫議郎會殿中魏國二卿及侍中中郎二人與漢公卿並升殿宴

三月天子使魏公位在諸侯王上改授金璽赤紱遠遊冠

獻帝起居注曰使左中郎楊宣亭侯裴茂持節印授之

秋七月公征孫權

九州春秋曰參軍傅幹諫曰治天下之大具有二

征孫權
與幹時文

文與武也。用武則先威，用文則先德。威德足以相濟，而後王道備矣。往者天下大亂，上下失序，明公用武，攘之十平其九。今未承王命者，吳與蜀也。吳有長江之險，蜀有崇山之阻，難以威服。易以德懷，愚以為可。且按甲寢兵，息軍養士，分土定封，論功行賞，若此，則內外之心固，有功者勸，而天下知制矣。然後漸興學校，以導其善性，而長其義節。公神武震于四海，若修文以濟之，則普天之下無思不服矣。今舉十萬之衆，頓之長江之濱，若賊負固深藏，則士馬不能逞其能，奇變無所用其權，則大威

三國志 魏書 一 太祖

存屈而敵心未能服矣唯明公思虞舜舞干戚之義全威養德以道制勝公不從軍遂無功幹字彥材北地人終于丞相倉曹屬有子曰玄

初隴西宋建自稱河首平漢王聚眾枹罕改元置百官二十餘年遣夏侯淵自興國討之冬十月屠枹罕斬建涼州平公自合肥還十一月漢皇后伏氏坐昔

與父故屯騎校尉完書云帝以董承被誅怨狼公辭甚醜惡發聞后廢黜死兄弟皆伏法

曹瞞傳曰公遣華歆勤兵入宮收后后閉戶匿壁中歆壞戶發壁牽后出帝時與御史大夫郗慮坐

宋建

計殺伏后

后祕髮徒跣過執帝手曰不能復相活邪帝曰我亦不自知命在何時也帝謂慮曰郗公天下寧有是邪遂將后殺之完及宗族死者數百人

十二月公至孟津天子命公置旄頭官殿設鐘簾乙未令曰夫有行之士未必能進取進取之士未必能有行也陳平豈篤行蘇秦豈守信邪而陳平定漢業蘇秦濟弱燕由此言之士有偏短庸可廢乎有司明

思此義則士無遺滯官無廢業矣又曰夫刑百姓之命也而軍中典獄者或非其人而任以三軍死生之事吾甚懼之其選明達法理者使持典刑於是置理

典獄

豐據屬

二十年春正月天子立公中女為皇后省雲中定襄

五原朔方郡郡置一縣領其民合以為新興郡三月

公西征張魯至陳倉將自武都入氏氏人塞道先遣

張郃朱靈等攻破之夏四月公自陳倉以出散關至

河池氏王寶茂眾萬餘人恃險不服五月公攻屠之

西平金城諸將麴演蔣石等共斬送韓遂首

典略曰遂字文約始與同郡邊章俱著名西州章

為督軍從事遂奉詔詣京師何進宿聞其名特與

相見遂說進使誅諸閹人進不從乃求歸會涼州

郃

征張魯

麴演蔣石
韓遂亡

都

宋揚北宮玉等反舉章遂為主章尋病卒遂為揚
等所劫不得已遂阻兵為亂積三十二年至是乃
死年七十餘矣劉艾靈帝紀曰章一名元

秋七月公至陽平張魯使弟衛與將楊昂等據陽平

關橫山築城十餘里攻之不能拔乃引軍還賊見大

軍退其守備解散公乃密遣解慟高祚等乘險夜襲

大破之斬其將楊任進攻衛衛等夜遁魯潰奔巴中

公軍入南鄭盡得魯府庫珍寶

魏書曰軍自武都山行千里升降險阻軍人勞苦

公於是大饗莫不忘其勞

蜀書

三國志

魏書一太祖

本

杜濩
王杜胡

巴漢皆降復漢寧郡為漢中分漢中之安陽西城為
西城郡置太守分錫上庸郡置都尉八月孫權圍合
肥張遼李典擊破之九月巴七姓夷王村胡賓邑侯
杜濩舉巴夷賓民來附

孫盛曰杜音浮濩音戶

於是分巴郡以胡為巴東太守濩為巴西太守皆封
列侯天子命公承制封拜諸侯守相

孔衍漢魏春秋曰天子以公典任于外臨事之賞
或宜速疾乃命公得承制封拜諸侯守相詔曰夫
軍之大事在茲賞罰勸善懲惡宜不旋時故司馬

按所用猶所以

法曰賞不逾日者欲民速覩為善之利也昔在中
興鄧禹入關承制拜軍祭酒李文為河東太守來
歛又承制拜高峻為通路將軍察其本傳皆非先
請明臨事刻印也斯則世祖神明權達損益蓋所
用速示威懷而著鴻勳也其春秋之義大夫出疆
有專命之事苟所以利社稷安國家而已况君秉
任二伯師尹九有實征夷夏軍行藩甸之外失得
在下斯須之間儻賞侯詔以滯世務固非朕之所
圖也自今已後臨事所甄當加寵號者其便刻印
章假授咸使忠義得相獎勵勿有疑焉

冬十月始置名號侯。至五大夫與舊列侯關內侯凡六等以賞軍功。

魏書曰置名號侯爵十八級關中侯爵十七級皆金印紫綬又置關內外侯十六級銅印龜紐墨綬五大夫十五級銅印環紐亦墨綬皆不食租與舊列侯關內侯凡六等。臣松之以為今之虛封蓋自此始。

張魯降

十一月魯自巴中將其餘眾降封魯及五子皆為列侯劉備襲劉璋取益州遂據巴中遣張郃擊之十二月公自南鄭還留夏侯淵屯漢中。

王粲

是行也侍中王粲作五言詩以美其事曰從軍有苦樂但問所從誰所從神且武安得久勞師相公征關右赫怒振天威一舉滅獯虜再舉服羌夷西收邊地賊忽若俯拾遺陳賞越山嶽酒肉踰川坻軍中多饒飫人馬皆溢肥徒行兼乘還空出有餘資拓土三千里往反速如飛歌舞入鄴城所願獲無違。

二十一年春二月公還鄴

魏書曰辛未有司以大牢告至策勳于廟甲午始春祠令曰議者以為祠廟上殿當解履吾受錫命

帶劍不解履上殿今有事于廟而解履是尊先公而替王命敬父祖而簡君主故吾不敢解履上也又臨祭就洗以手擬水而不盥夫盥以潔為敬未聞擬向不盥之禮且祭神如神在故吾親受水而盥也又降神禮訖下階就幕而立須奏樂畢竟似若不愆烈祖遲祭不速訖也故吾坐俟樂闋送神乃起也受胙納神以授侍中此為敬恭不終實也古者親執祭事故吾親納于神終抱而歸也仲尼曰雖違衆吾從下誠哉斯言也

三月壬寅公親耕籍田

魏書曰有司奏四時講武于農隙漢承秦制三時不講唯十月都試車馬幸長水南門會五營士為八陣進退名曰乘之今金革未偃士民素習自今已後可無四時講武但以立秋擇吉日大朝車騎號曰治兵上合禮名下承漢制奏可

夏五月天子進公爵為魏主

獻帝傳載詔曰自古帝王雖號稱相變爵等不同至乎褒崇元勳建立功德光啓氏姓延於子孫庶姓之與親豈有殊焉昔我聖祖受命翊業肇基造我區夏鑒古今之制通爵等之差盡封山川以立

善則歸君
過則歸君
諸公用心
如此早哉
無足道矣

藩屏使異姓親戚並列土地據國而王所以保又
天命安固萬嗣歷世承平臣主無事世祖中興而
時有難易是以曠年數百無異姓諸侯王之位朕
以不德繼序弘業遭率土分崩羣兇縱毒自西徂
東辛苦卑約當此之際唯恐溺入于難以羞先帝
之聖德賴皇天之靈俾君秉義奮身震迅神武捍
朕于艱難獲保宗廟華夏遺民含氣之倫莫不蒙
焉君勤過稷禹忠侔伊周而掩之以謙讓守之以
彌恭是以往者初開魏國錫君土宇懼君之違命
慮君之固辭故且懷志屈意封君為上公欲以欽

順高義須俟勲績韓遂宋建南結巴蜀羣逆合從
圖危社稷君復命將龍驤虎奮象其元首屠其窟
栖暨至西征陽平之役親擐甲冑深入險阻芟夷
蝥賊殄其兇醜盪定西陲懸旌萬里聲教遠振寧
我區夏蓋唐虞之盛三后樹功文武之興且奭作
輔二祖成業英豪佐命夫以聖哲之君事為已任
猶錫土班瑞以報功臣豈在如朕寡德仗君以濟
而賞典不豐將何以答神祇慰萬民哉今進君爵
為魏王使使持節行御史大夫宗正劉艾奉策璽
玄土之社直以白茅金虎符第一至第五竹使符

第一至千君其正王位以丞相領冀州牧如故其上魏公璽綬符冊敬服朕命簡恤爾衆克綏庶績以揚我祖宗之休命魏王上書三辭詔三報不許又手詔曰太聖以功德爲高美以忠和爲典訓故勅業垂名使百世可希行道制義使力行可効是以勲烈無窮休光茂著稷契載元首之聰明周邵因文武之智用雖經營庶官仰歎俯思其對豈有若君者哉朕惟古人之功美乏如彼思君忠勤之績茂之如此是以每將鏤符析瑞陳禮命冊寤寐慨然自忘守文之不德焉今君重違朕命固辭懇

切非所以稱朕心而訓後世也其抑志樽節勿復固辭四體書勢序曰梁鵠以公爲北部尉曹瞞傳曰爲尚書右丞司馬建公所舉及公爲王召建公到鄴與歡飲謂建公曰孤今日可復作尉否建公曰昔舉大王時適可作尉耳王大笑建公名防司馬宣王之父臣松之案司馬彪序傳建公不爲右丞疑此不然而王隱晉書云趙王篡位欲尊祖爲帝博士馬平議稱京兆府君昔舉魏武帝爲北部尉賊不犯界如此則爲有徵

代郡烏丸行單于普富盧與其侯王來朝天子命王

女為公主，食湯沐邑。秋七月，匈奴南單于呼厨泉將其名王來朝，待以客禮，遂留魏使右賢王去卑監其國。八月，以大理鍾繇為相國。

魏書曰：始置奉常宗正官。

冬十月，治兵。

魏書曰：王親執金鼓以令進退。

遂征孫權，十一月至譙。

二十二年春正月，王軍居巢。二月，進軍屯江西郝谿，權在濡須口築城拒守，遂逼攻之。權退走。三月，王引軍還，留夏侯惇、曹仁、張遼等屯居巢。夏四月，天子命

征孫權

報殺后之功

王設天子旌旗，出入稱警蹕。五月，作泮宮。六月，以軍師華歆為御史大夫。

魏書曰：初置衛尉官。秋八月，令曰：昔伊摯傳說出於賤人，管仲、桓公，賊也，皆用之，以興。蕭何、曹參，縣吏也，韓信、陳平，負汙辱之名，有見笑之恥。卒能成就王業，聲著千載。吳起貪將，殺妻，自信。散金求官，母死不歸。然在魏，秦人不敢東向；在楚，則三晉不敢南謀。今天下得無有至德之人，放在民間，及果勇不顧，臨敵力戰，若文俗之吏，高才異質，或堪為將守，負汙辱之名，見笑之行，或不仁不孝，而有治

張飛

吳蘭

吉本耿紀

韋晃王必

國用兵之術其各舉所知勿有所遺
 冬十月天子命王冕十有二旒乘金根車駕六馬設
 五時副車以五官中郎將丕為魏太子劉備遣張飛
 馬超吳蘭等屯下辨遣曹洪拒之
 二十三年春正月漢太醫令吉本與少府耿紀司直
 韋晃等反攻許燒丞相長史王必營
 魏武故事載令曰領長史王必是吾披荆棘時吏
 也忠能勤事心如鐵石國之良吏也蹉跌久未辟
 乏捨騏驥而弗乘焉遑遑而更求哉故教辟之已
 署所宜便以領長史統事如故

嚴匡

金禕

吉邈吉穆

必與賴川典農中郎將嚴匡討斬之
 三輔決錄注曰時有京兆金禕字德禕自以世為
 漢臣自日磾討莽何羅忠誠顯著各節累葉觀漢
 祚將移謂可季興乃喟然發憤遂與耿紀韋晃吉
 本本子邈邈弟穆等結謀紀字季行少有美名為
 丞相掾王甚敬異之遷侍中守少府邈字文然穆
 字思然以禕慷慨有日磾之風又與王必善因以
 聞之若殺必欲挾天子以攻魏南援劉備時關羽
 疆盛而王在鄴留必典兵督許中事文然等率雜
 人及家僮千餘人夜燒門攻必禕遣入為內應射

必中肩必不知攻者為誰以素與禕善走投禕夜
喚德禕禕家不知是必謂為文然等錯應曰王長
史已死乎卿曹事立矣必乃更他路奔王曰必欲
殺禕其帳下督謂必曰今日事竟知誰門而投入
乎扶必奔南城會天明必猶在文然等眾散故敗
後十餘日必竟以創死獻帝春秋曰收紀晃等
將斬之紀呼魏王名曰恨吾不自生意竟為羣兒
所誤耳晃頓首搏頰以至於死山陽公載記曰
王聞王必死盛怒召漢百官詣鄴令救火者左不
救火者右眾人以為救火者必無罪皆附左王以

為不救火者非助亂救火乃實賊也皆殺之

蘭亡

曹洪破吳蘭斬其將任夔等三月張飛馬超走漢中
陰平氏強端斬吳蘭傳其首夏四月代郡上谷烏丸
無臣氏等叛遣鄢陵侯彰討破之

有西漢風
再耕藉田
濬渠給貸
此一事最
強人意

魏書載王令曰去冬天降疫癘民有洞傷軍興于
外墾田損少吾甚憂之其令吏民男女年七十
已上無夫子若年十二已下無父母兄弟及目無
所見手不能作足不能行而無妻子父兄產業者
廩食終身幼者至十二止貧窮不能自贍者隨口
給貸老耄須待養者年九十已上復不事家一人

侯音

六月令曰古之葬者必居瘠薄之地其規西門豹祠西原上為壽陵因高為基不封不樹周禮冢人掌公墓之地凡諸侯居左右以前卿大夫居後漢制亦謂之陪陵其公卿大臣列將有功者宜陪壽陵其廣為兆域使足相容秋七月治兵遂西征劉備九月至長安冬十月宛守將侯音等反執南陽太守劫略民吏保宛初曹仁討關羽屯樊城是月使仁圍宛二十四年春正月仁屠宛斬音

東吳

宗子卿

曹瞞傳曰是時南陽間苦繇役音於是執太守東里褒與吏民共反與關羽連和南陽功曹宗子卿

往說音曰足下順民心舉大事遠近莫不望風然執郡將逆而無益何不遣之吾與子共戮力比曹公軍來關羽兵亦至矣音從之即釋遣太守子卿因夜踰城出遂與太守收餘民圍音會曹仁軍至共滅之

魏七

夏侯淵與劉備戰于陽平為備所殺三月王自長安出斜谷軍遮要以臨漢中遂至陽平備因險拒守

楊脩

九州春秋曰時王欲還出令曰雞肋官屬不知所謂主簿楊脩便自嚴裝人驚問脩何以知之脩曰夫雞肋棄之如可惜食之無所得以比漢中知王

欲還也。

夏五月引軍還長安。秋七月，以夫人卞氏為王后，遣于禁助曹仁擊關羽。八月，漢水溢，灌禁軍，沒羽獲。禁遂圍仁，使徐晃救之。九月，相國鍾繇坐西曹掾魏諷反，免。

世語曰：諷字子京，沛人，有惑眾才，傾動鄴都。鍾繇由是辟焉。大軍未反，諷潛結徒黨，又與長樂衛尉陳禕謀襲鄴。未及期，禕懼告之。太子誅諷，坐死者數十人。王昶家誠曰：濟陰魏諷而此云沛人，未詳。冬十月，軍還洛陽。

孫權請和

曹瞞傳曰：王更修治北部尉廨，令過于舊。孫權遣使上書，以討關羽自效。王自洛陽南征，羽未至，晃攻羽，破之，羽走。仁圍解，王軍摩陂。

陳群相階

魏略曰：孫權上書稱臣，稱說天命。王以權書示外，曰：是兒欲踞吾著燼火上邪！侍中陳羣尚書桓階奏曰：漢自安帝已來，政去公室，國統數絕。至于今者，唯有名號，尺土一民，皆非漢有。期運久已盡，歷數久已終，非適今也。是以桓靈之間，諸明圖緯者，皆言漢行氣盡，黃家當興。殿下應期，十分天下而有其九，以服事漢。羣生注望，遐邇怨歎，是故孫

權在遠稱臣此天人之應異氣齊聲臣愚以為虞夏不以謙辭殷周不吝誅放畏天知命無所與讓也。魏氏春秋曰夏侯惇謂王曰天下咸知漢祚已盡異代方起自古已來能除民害為百姓所歸者即民主也。今殿下即我二十餘年功德著于黎庶為天下所依歸應天順民復何疑哉。王曰施于有政是亦為政。若天命在吾吾為周文王矣。曹瞞傳及世語並云桓階勸王正位夏侯惇以為宜先滅蜀蜀亡則吳服二方既定然後遵舜禹之軌王從之。及至王薨惇追恨前言發病卒。孫盛評

曰夏侯惇恥為漢官求受魏印桓階方惇有義直之節考其傳記世語為妄矣。

二十五年春正月至洛陽權擊斬羽傳其首庚子王崩于洛陽年六十六。

壯烈過堂
操亡

世語曰太祖自漢中至洛陽起建始殿伐濯龍祠而樹血出。曹瞞傳曰王使工蘇越徙美梨掘之根傷盡出血越白狀王躬自視而惡之以為不祥還遂寢疾。

遺令曰天下尚未安定未得遵古也葬畢皆除服其將兵屯戍者皆不得離屯部有司各率乃職歛以時

服無藏金玉珍寶謚曰武王二月丁卯葬高陵
魏書曰太祖自統御海內芟夷羣醜其行軍用師
大較依孫吳之法而因事設奇如制勝變化如
神如自作兵書十萬餘言諸將征伐皆以新書從事
臨事又手爲節度從令者克捷違教者負敗與虜
對陣意思安閒如不欲戰然及至決機乘勝氣勢
盈溢故每戰必克軍無幸勝知人善察難眩以僞
拔于禁樂進於行陣之間取張遼徐晃於虜之
內皆佐命立功列爲名將其餘拔出細微登爲牧
守者不可勝數是以剏造大業文武並施御軍三

十餘年手不捨書晝則講武策夜則思經傳登高
必賦及造新詩被之管絃皆成樂章才力絕人手
射飛鳥躬禽猛獸嘗于南皮一日射雉獲六十三
頭及造作宮室繕制器械無不爲之法則皆盡其
意雅性節儉不好華麗後宮衣不錦繡侍御履不
二采帷帳屏風壞則補納茵褥取温無有緣飾攻
城拔邑得靡麗之物則悉以賜有功勲勞宜賞不
吝千金無功望施分毫不與四方獻御與羣下共
乏常以送終之制襲稱之數繁而無益俗又過之
故預自製終亾衣服四篋而已 傳子曰太祖恩

三國志 魏書 太祖

嫁娶之奢僭公女適人皆以阜帳從婢不過十人
 張華博物志曰漢世安平崔瑗瑗子寔弘農張
 芝芝弟昶竝善艸書而太祖亞之桓譚蔡邕善音
 樂馮翊山子道王九真郭凱等善圍碁太祖皆與
 塚能又好養性法亦解方藥招引方術之士廬江
 左慈譙郡華佗甘陵甘始陽城却儉無不畢至又
 韋談野葛至一尺亦得少多飲鴆酒 傳子曰漢
 末王公多委王服以幅巾為雅是以袁紹崔豹之
 徒雖為將帥皆著練巾魏太祖以天下凶荒資財
 乏匱擬古皮弁裁練帛以為帽合于簡易隨時之

側

沾

袁忠
 相邵
 邊讓

義以色別其貴賤于今施行可謂軍容非國容也
 曹瞞傳曰太祖為人佻易無威重好音樂倡優
 在側常以日達夕被服輕綃身自佩小鞶囊以盛
 手巾細物時或冠帽以見賓客每與人談論戲
 弄言誦盡無所隱及歡悅大笑至以頭沒杯案中
 肴膳皆沾注巾幘其輕易如此然持法峻刻諸將
 有計畫勝出已者隨以法誅之及故人舊怨亦皆
 無餘其所刑殺輒對之垂涕嗟痛之終無所活初
 袁忠為沛相嘗欲以法治太祖沛國桓邵亦輕之
 及在兗州陳留邊讓言議頗侵太祖太祖殺讓族

此可謂實
錄陳史多
不載

其家忠邵俱避難交州太祖遣使就太守士燮盡
族之桓邵得出首拜謝于庭中太祖謂曰跪可解
死邪遂殺之常此軍行經麥中令士卒無敢麥犯
者死騎士皆下馬付麥以相持於是太祖馬騰入
麥中勅主簿議罪主簿對以春秋之義罰不加于
尊太祖曰制法而自犯之何以帥下然孤爲軍帥
不可自殺請自刑因援劍割髮以置地又有幸姬
常從晝寢枕之臥告之曰須臾覺我姬見太祖臥
安未卽寤及自覺棒殺之常討賊廩穀不足私謂
主者曰如何主者曰可以小斛以足之太祖曰善

後軍中言太祖欺衆太祖謂主者曰特當借君死
以厭衆不然事不解乃斬之取首題徇曰行小斛
盜官穀斬之軍門其酷虐變詐皆此類也

評曰漢末天下大亂雄豪並起而袁紹虎眇四州疆
盛莫敵太祖運籌演謀鞭撻宇內擊申商之法術該
韓白之奇策官方授材各因其器矯情任筭不念舊
惡終能總御皇機克成洪業者惟其明略最優也抑
可謂非常之人超世之傑矣



